



#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3641  
15 March 1996

CHINESE

## 第三六四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6年3月15日星期五,上午10时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 勒格瓦伊拉先生

(博茨瓦纳)

成员国: 智利

索马维亚先生

中国

王学贤先生

埃及

埃拉拉比先生

法国

德夏梅先生

德国

艾特尔先生

几内亚比绍

马诺·凯塔先生

洪都拉斯

马丁内斯·布兰科先生

印度尼西亚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

意大利

费拉林先生

波兰

弗洛索维兹斯先生

大韩民国

朴先生

俄罗斯联邦

拉夫洛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戈默索尔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奥尔布赖特夫人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在本记录印发日期后的一个星期内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78)。

上午11时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索马里局势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阿尔及利亚、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几内亚、印度、约旦、肯尼亚、摩洛哥、巴基斯坦、卢旺达、斯威士兰和突尼斯代表来信,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安理会议程项目的讨论。依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拉马姆拉先生(阿尔及利亚)、杜拉尼先生(吉布提)、埃特法先生(埃塞俄比亚)、卡马拉先生(几内亚)、沙阿先生(印度)、阿布-尼马先生(约旦)、奥瓦德先生(肯尼亚)、斯努西先生(摩洛哥)、卡迈勒先生(巴基斯坦)、巴库拉穆察先生(卢旺达)、德拉米尼先生(斯威士兰)和阿布杜拉先生(突尼斯),在安理厅一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项目。安理会是根据先前磋商中达成的协议开会的。

费拉林先生(意大利)(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欧洲联盟发言。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匈牙利、立陶宛、马耳他、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赞同这一发言。

首先,我们要赞扬安全理事会主席安排召开这次公开会议,因为这次会议有助于让国际社会继续集中关注索马里的局势。我们希望,今天会议发出的明确信息能够到达索马里,为该国的领导人听取,因为他们对已成为索马里--如果索马里还存在的话--特点的混乱和无政府主义的局面负责任。

非凡的技术发明缩短了国家间的距离,增进了人民间的理解,世界因此变小了。尽管存在这些进步,索马里看来却反其道而行之,慢慢地倒退到我们原本希望已经成为历史的政治和社会不发达中去。非洲的这一角落正陷入一场似乎是无休止的政治争斗之中,而充斥这一争斗的主要是个人和部落之间的敌对、抢劫活动和使用暴力。这一切都是在该国人民被抛弃,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时发生的。

今天,索马里丝毫不像是有中央权威机构的国家。秘书长在最近出版的题为《联合国和索马里1992-1996》的“兰皮书”前言中提请注意一个所谓失败了的国家的概念。他强调指出,失去了政府的国家使其国际社会一员的地位受到连累。没有一个有代表性的政府,不仅仅使索马里无法从《洛美公约》提供的资金中受益。这一情况还使之无法执行任何重振工业、农业和畜牧业的计划。这一情况也阻碍了人道主义援助普遍地分发。

几乎就在一年前,联合国索马里行动(第二期联索行动)结束了。该行动使得137名维持和平人员和许多救济工作者丧生。自那时以来,国际人员死于暴力持续发生,致使人道主义援助行动削减到微乎其微的程度。但是,该国的政治局面却没有任何改变。鉴于军阀之间交战不已,国际社会的作为受到了限制。我们要在这里强调指出,由于和平进程和民族和解没有进展,特别是索马里各方缺乏足够的合作,联合国在索马里的目标受到了根本影响。正如安全理事会过去一再指出的,索马里的人民和领导人负有民族和解和恢复和平的最终责任。首都的局势看来尤其严峻,除了犯罪活动增加外,港口和机场继续关闭,使商业活动受阻。

我们所看到的局势难以令人放心,而安全情况却在每况愈下。有迹象表明,武装抢劫活动有可能扩大,大规模战事有可能重演。在这方面,很大的危险是食品和健康局势逐渐恶化。我们现已接到有关营养不良,特别是儿童营养不良以及可能发生霍乱危险的报告。

欧洲联盟深切关注索马里似乎是无休止的暴力升级。我们在全力支持安全理事会1月份向索马里领导人发出的恢复和谈的呼吁的同时,还重申对索马里各派严守中

立的立场。欧洲联盟相信,只有产生真正代表索马里所有组成部分的政府,索马里才能在国际社会中具有适当的地位。

欧洲联盟支持秘书长在内罗毕设立的索马里小型政治办事处继续下去。如有机会,联合国应随时准备通过其斡旋帮助民族和解的进程,这是正确的。但我们更关心人民的人道主义局势,而由于电视摄影机鞭长莫及,这一局势已不再“具有新闻价值”。我们有责任使国际社会继续关注该国,不仅防止索马里从国际舞台上消失,而且防止其从我们的议程上消失,成为名符其实的无人地带。

本着这种精神,我们重申我们的信念,即应该在不稳定局面允许的限度内开展联合国和国际机构援助平民人口的努力。联合国最近一个特派团曾确认有必要维持这种承诺。但是,若要继续这种承诺,就应该能够指望捐助国增加财政援助。在这方面,我们强烈重申安全理事会要求索马里各方和各派别无条件开放摩加迪沙主要海港和其他运输设施以便准许分发人道主义援助的呼吁。

作为索马里人道主义援助的主要提供者之一,欧洲联盟打算采取这种做法。欧洲联盟还支持非洲统一组织等国际和区域组织,鼓励它们继续促进索马里恢复和平与稳定的努力。我们都知道,绝不应该放弃希望。今天,我们表示希望我们要求和平的呼吁能够立竿见影,产生具体成果,并希望索马里最终能够重新在比较人道和体面的情况下生活。

索马维亚(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祝贺你在你的任期内推行召开安全理事会公开辩论这种好想法。根据我们在安理会工作的经验,我们现在可以说,听取非安理会成员代表团对我们面前各项目发表看法,对我们极为有益。我们认为,安理会应该适当地扩大和加强这一做法。

由于这是智利第一次在安全理事会就索马里局势发言,我的发言需要一些时间。

在阅读了秘书长最近的报告后,我们可以看到索马里局势没有取得任何进展。那里的局势依然是混乱和令人沮丧的。不过,最糟的情况,也就是一场全面内战已经

避免。

我想在我发言的第一部分重点谈谈我认为对一个具有象索马里这样政治环境的国家来说十分重要的方面。我指的是人道主义局势。人道主义问题依各区域而不同。在某些方面,人道主义行动工作的开展比在其他一些方面困难少一些。

但一般来讲,存在着极其复杂的问题。我们被告知,营养不良再次在以前事态发展比较好的地方出现。影响这一局势最严重的问题缺乏购买力和缺乏进入粮食市场的机会。与此同时,霍乱的再次流行是人们的一个主要关注。仅在2月份出现的1800多个病历也许就与霍乱有关。已证实有23人因霍乱而死。

值得注意的是,使营养不良和霍乱问题得不到适当注意的主要障碍之一不是缺乏药品,而是运输粮食和药品的困难。我们知道,摩加迪沙港依然关闭着。该国普遍缺乏安全使陆上运输不适宜进行;因此必须利用使任何行动的费用大大提高的空中运输。

但我们获悉,联合国各机构和其他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的机构继续在尽力合作,以减轻困扰索马里居民的问题的影响。他们在这方面面临的困难是巨大的:该国某些地区缺乏安全和运输方面的问题,更不用提捐助者向各人道主义方案提供的基金的减少。

我国代表团赞同各机构向我们发出的要求:迫切需要重新开放摩加迪沙港口供人道主义物品的运输。如果控制该港口的派别能够听取这一要求,如果他们准备重新开放港口,以使各机构能够向那些派别自己的儿童、妇女和老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那么这对索马里的未来来说将是一个给人带来希望的迹象。

我们理应赞扬在索马里开展工作的联合国和许多非政府组织的所有机构和援助方案。目前他们出于信念热诚、信仰和对人道主义事业的奉献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在索马里开展工作。

在安理会主席关于这个问题的上一份声明中,我们强调了今天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在索马里工作的那些人表现出的勇气。然而,我们还注意到其中的某些内容,我

想在这次辩论中加以提及。我们当时,我指的是在1996年1月24日发表声明时,我们曾说:

“安全理事会认为,连续不断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是有关索马里全面安全和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S/PRST/1996/4,第7段)。

我想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当时所说的意味着人道主义工作并不纯粹是一项值得追求的事业,并不仅仅是一个拯救人民的问题。在索马里这样的情况中,他也是一项需要的政治任务,因为他使得能够维持一定的安全与稳定。该国的政治状况使得这一点做不到。我认为安全理事会确认这一人道主义义务是极其重要的。

在同一份声明中,安理会表示索马里的民主和解没有取得任何具体进展表示深切关注。声明敦促索马里所有政治领导人和派系回到各派都参加的协商与谈判进程,以实现民主和解,建立具有广泛基础的全国政府。

也许一个半月时间太短不可能指望就取得结果,但真实情况是,我们必须回顾安全理事会主席将近一年前,及1995年4月6日所作的声明。当时安理会提到联合国索马里行动(第二期联索行动)的撤离工作已经完成。该声明还呼吁索马里各方争取民主和解、恢复和重建,以促进和平、安全与发展。以前的决议中也说了同样的话。

事实是,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的主要政治机构表示的这些呼吁没有得到索马里各派领导的回应。谁应对索马里今天发生的情况负责是清楚无疑的:各派领导人,那些不能放眼于其个人利益以外和权力欲,使之从属于索马里人民利益的政治领导人。

他们为什么不能理解,国际社会正在大声疾请呼他们找到一个和平的出路,使索马里获得再生?

他们为什么不能理解他们阻止人员、粮食和药品在各势力范围之间的流动,继续给本国居民造成的破坏?

他们为什么不能认识到,他们继续其顽固的姿态和夺取更大领土控制的,只是在谋求他们的个人和集团利益,而违背索马里人民的需要?

索马里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他有一个强加给该国以前的中央集权制政权的派系和小派系体系。这一体系如果能得到适当管理和引导,那么可以给一个国家带来秩序和稳定。根本问题也不是在于索马里不属于世界大多数国家所习惯的传统的政治模式。根本问题也不在于没有中央政府--我们也都习惯于这一事实,尽管我们有时难以理解象索马里这样的一个国家没有同样的特征。这并不是问题所在。以其自身的历史结构、其殖民时期前的历史结构,索马里可以实现稳定。问题在于各政治领导人不想回到过去的稳定状况去,他们也不愿接受现代模式,现代的运作方式。他们只是争夺权利。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必须非常清楚,因为国际社会没有在任何其他国家如此的准备开展合作,帮助索马里领导人自己作出落在他们肩上的决定。这就是他们成为领导人的作用所在;这就是他们担负领导其各自派别的作用的意义所在。

因此,在我结束这个发言之前,我要正式表示智利政府赞赏秘书长在索马里局势方面采取的行动。我们希望,政治办事处将尽快从内罗毕迁到摩加迪沙。我们今天所举行的这些会议,这些公开辩论就改善安理会工作而言是今后非常有用的意向性会议。如果安全理事会能够在适当时候将今天所表示的意见转变成一项决议、一项声明或我们加以推动的其他倡议,以便我们能适当跟踪索马里的事件,并帮助该国恢复正常状况,使该国人民,特别是今天阻碍达成协议的领导人重新得到安宁,那对我们来说将是有益的。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刚才收到了乌干达和津巴布韦代表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安理会议程上该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穆卡萨-萨利先生(乌干达)和森格韦先生(津巴布韦)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座。

维斯诺埃莫厄蒂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要表示满意的是,安全理事会举行了这场关于索马里局势的公开辩论,以探讨联合国为鼓励民族和解进程和处理该国悲惨局势可能采取的广泛的可供选择方案。鉴于政治局势缺乏进展和安全与人道主义情况恶化,我们认为这场会议具有重大意义。然而,我们真诚地希望,我们今天的审议将产生有效的措施,以鼓励和促进创造一种有利于和平解决这场危机的环境。

印度尼西亚代表团仍然对索马里存在的使该国日趋衰弱的僵局和各派别之间的持续冲突感到关切。尽管一场全面内战确实已经避免,但局势的现实的主要特点是:政治不稳定、部族之间冲突、盗匪活动和普遍的无法无天行为。此外,我们认为维持现状只能导致广泛的敌对行动,造成严重后果。

所有派别领导人未能进行广泛的政治努力以实现民族和解,这继续给索马里人民带来严重的后果。此外,这种持续的不稳定气氛给国际社会提供至关重要的人道主义援助的努力造成严重影响。

我们坚信,索马里人民对实现民族和解及恢复和平负有首要的责任。因此,我们认为十分紧迫和重要的是,所有索马里派别--特别是其领导人--应该利用一切可得到的手段进行尽可能最广泛参与的基础广泛的协商,以便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

我们吁请各方为此目的认真地努力,其方法是实现真正的妥协,以反映全体索马里人民的需求和愿望,而不是他们自己狭隘的私利。我国代表团注意到,索马里救国联盟和索马里民族联盟最近提出了一些开始和解与对话进程的建议。然而,我们愿强调,只要它们选择走独立的道路实现和平,它们对全面和平的贡献将证明是不够的。

然而,我国代表团还认为,国际社会的反应将对这一和平进程产生深刻影响。在这一方面,我国代表团坚持认为,正如反映在安全理事会第954(1994)号决议中以及在1996年1月24日安理会主席声明(S/PRST/1996/4)中明确阐述的那样,国际社会应该拒绝抛弃索马里危机的这一诱惑。因此,我们鼓励非洲统一组织、阿拉伯国家联

盟和伊斯兰会议组织在与联合国的合作下继续努力,以在索马里寻求持久和平。

我们还认为,所有会员国、尤其是邻国必须继续支持索马里为实现真正民族和解所作的一切努力,并不采取任何能够使冲突加剧的行动。

我国代表团对正使索马里人民遭受如此多痛苦的严峻的人道主义情况深表关切。我们尤其不安地注意到营养不良和疾病在一些过去取得重大进展的地区复发。为了改善这一局势,紧迫和重要的是,所有各方应向各人道主义组织和工作人员提供最充分的合作。

在这一方面,我们呼吁索马里人民尽最大的努力制止骚扰、殴打、绑架和杀害人道主义工作人员这一应受谴责的行为。我们还吁请联合国各机构加倍努力取得行政管理效率并制定程序避免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以使人道主义援助能够更加迅速地提供。

此外,我们认为,只要摩加迪沙主要港口仍然关闭以及不提供充分的安全保护人道主义物资的运输,人道主义局势将继续恶化。

我国代表团认为,迫切需要国际社会采取新的主动行动以打破僵局。为此目的,印度尼西亚代表团认为,现在是探讨使我们能够作出立即和长期反应的可供选择方案的适当时机。

其中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将是提高联合国索马里问题政治办事处的级别,并且一旦情况允许就把该办事处搬回索马里。该办事处应由一位常驻的、高级别官员领导,他不仅将向安理会提出对正在出现的事态发展的及时和准确的评估,而且还充当推动者,协助索马里各方实现民族和解以及和平解决冲突。

此外,如安全情况允许,安理会可考虑向索马里派遣一个类似于1994年派遣的特派团,以使安理会更好地能够作出更有效的反应。

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希望,安理会采取的行动将产生一项处理和解问题的真正包罗万象的方法,这一方法将导致持久的政治解决和一个文明社会在索马里重新出现。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才可能在国际社会的援助下进行恢复和重建该国的进

程。

最后,我要强调,索马里人民已经受苦太久。确实,我们希望作为今天审议的一个结果,将向冲突各方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即我们要求它们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并且不从事任何可能阻止和平进程取得进展的活动。

拉夫罗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首先,我要表示满意的是,安全理事会决定今天举行一次向愿意参加的所有人开放的会议,以便就索马里局势交换意见。我们希望这场生动地表明国际社会对这一问题极为关注的讨论将有助于为恢复索马里和平与稳定的努力提供新的动力。

俄罗斯一向主张使用政治手段解决索马里内部危机并同时维持索马里的领土完整。

我们一再表示了对那里的长期冲突和索马里人民极端痛苦的深切关注。不幸的是,索马里局势继续恶化,变成秘书长恰当地描述为的“削弱力量的僵局”。(S/1996/42,第37段)索马里主要派别领导人之间无休无止的军事对抗正阻挠解决这场冲突的所有政治努力,并正在使已经困难的人道主义局势恶化,尤其在卷入敌对行动的地区。此外,发生流行病的威胁日益增加。

我们紧迫地呼吁索马里各派确保人道主义和其他国际工作人员的行动自由和安全,并且毫无先决条件地开放摩加迪沙主要港口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所需的其他运输设施。

索马里近几年的事件表明,由于内部政治局势的不稳定以及军事和政治同盟的不断变化的组合,索马里的危机正日益持续不停。那里的局势充满为保持各主要交战方之间力量接近平衡而进行的对抗。这本身就使各方通过武力而解决冲突的企图变得愚蠢。

我们呼吁所有索马里领导人避免暴力、把其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置于其政治野心之上,并立即恢复协商和谈判进程,以期实现和解并在广泛基础上建立一个民族政府。我们确信,寻求持久解决索马里冲突,需要就非洲统一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

伊斯兰会议组织和其他区域组织、邻国和有关国家维持和平努力的方法和调动达成一致。

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要密切协调所有这些努力。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同索马里交战各派保持同等距离。尤其重要的是各国明确履行其义务,根据安全理事会第733(1992)号决议第5段,严格遵守对所有运往索马里的武器和军事装备的全面武器禁运。它们还应避免采取任何会进一步使该国已经很困难的局势进一步恶化的行动。

联合国也可以在鼓励索马里各方实现和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通过协调国际社会在向索马里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的努力,以及通过执行单独的计划来振兴和发展该国最稳定的地区。

我们认为这终究仍然取决于索马里各领导人。他们对实现民族和解与恢复其国家和平负有最终责任。他们对其人民所负的责任,就是表明必要的政治意愿,以实现这种崇高的目标。

朴先生(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你促进了安全理事会中正在形成的就其面前重要问题举行公开辩论的做法。仅以决定参加今天辩论的国家的数目,就证实了公开辩论的益处。

我们目睹索马里内战及其毁灭性人道主义后果,现已有一段时间。

联合国在索马里的维持和平行动常常被批评为是一个不幸失败的例子。我国代表团并不同意这种消极观点。联合国的行动虽然未能成功地解决内部冲突和重建索马里,但其在避免大规模饥饿方面的贡献是不应低估的。大韩民国作为对联合国索马里行动(第二期联索行动)的一个部队提供国,一直极度关切和注意索马里的局势。我们对索马里人民表示声援和同情。

联合国在第二期联索行动撤出后继续参与索马里事务,证明对帮助减轻索马里人民所遭受痛苦的严重性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赞扬联合国各机构及有关非政府组织正在艰难条件下完成其向索马里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时表现出的承诺和奉献。然而,联合国参与索马里事务的经验却暴露出国际社会控制一个不成功的国家的人道

主义后果的能力中固有的限制,这个国家既没有自治的能力,也没有依据国际援助采取行动的意愿。

人们悲痛地看到,索马里悲剧的结束仍然渺茫。在第二期联索行动撤出一年之后,政治僵局仍然存在。不稳定、宗族间冲突、盗匪行为以及普遍的不法现象,仍然司空见惯。尽管包括各会员国及各区域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为调和索马里各派而进行了艰苦的努力,然而民族和解仍然十分渺茫。该国仍被相互争斗的宗族和派系所瓜分。

在人道主义方面,局势也在恶化。我们得到令人震惊的报导:食品和医疗物资的运送正由于关闭摩加迪沙海港和机场所引起的不安全和后勤问题而受到阻碍,而此时愈来愈多的儿童正经受营养不良并且流行性霍乱正在扩散。改善局势的前景是很暗淡的。

国际社会为索马里人民发挥任何有意义作用的先决条件,就是在当地执行任务的国际人员的安全。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深切关注有关虐待人道主义人员、包括骚扰、殴打、绑架和残杀等情况。我们坚决谴责这些暴力行为,并敦促索马里各派与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充分合作。

索马里不幸局势的持续虽然是其领导人自己造成,然而国际社会绝不能抛弃不幸的索马里人民,使其处于其领导人的派系争斗所带来的反复无常的生活中。联合国必须继续积极参与索马里事务。我国代表团正是从这一角度,希望提出我们对联合国能对索马里发挥何种作用的见解。

首先,联合国必须更密切地监督该国当地的局势和政治事态发展。在这方面,我们一方面赞赏从内罗毕采取行动的联合国索马里政治办事处的作用,另一方面鼓励秘书长按智利大使已提议的那样,一经情况许可,就立即把该办事处移往摩加迪沙。这不仅将便利情况收集与同索马里各派接触的基本任务,也是表明联合国对解决索马里问题的坚定承诺的合理方法。

第二,联合国必须在促进和协调对索马里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发挥中心作

用。确保国际人员不受阻碍地进入紧迫和迫切需要救援努力的地区,是一项最优先事务。这包括至少为人道主义货物重新开启摩加迪沙海港和机场。

安全理事会应明确警告艾迪德将军:他决定对进入该国所实行的签证要求是不能接受的。安全理事会还应提醒索马里各派领导人注意:他们将为在其各自控制地区采取行动的所有国际人道主义人员的安全负个人责任。

第三,联合国应在协调通过索马里交战各派之间民族和解而促进政治解决冲突的国际努力和倡议方面发挥更积极作用。在这方面,非洲统一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兰会议组织和欧洲联盟为此采取的建设性行动是令人鼓舞的。我们鼓励秘书长加强这些行动,并考虑在联合国主持下、与各有关区域组织密切协调地召开一次有关索马里问题国际和平会议的可能性。

第四,国际社会有责任确保执行第733(1992)号决议规定的武器禁运。在这方面,我谨强调安理会必须提醒所有国家,特别是索马里的邻国,有法律义务遵守全面彻底禁止向索马里送交所有武器和军事设备,以完全遵守决议。

在结束时我重申我坚信持久和平和稳定的最终责任在于索马里领导人自己。国际社会的作用只有在索马里领导人有实现政治解决的政治意愿和承诺时,才能成功。我们敦促所有索马里各派摒弃他们的地方性派别利益并走向民族和解,以使索马里人民能生活在和平和繁荣之中。

我国代表团希望这次公开辩论的结论能适当付诸行动,并由秘书处和安全理事会采取后续行动。

奥尔布赖特夫人(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欢迎有这次机会再次集中注意索马里这个议题。主席先生,我们恭喜你主持这次公开会议,以便充分交换看法。我们相信这些公开会议十分有益。

安全理事会在一段时间里曾将其注意力几乎每天集中在索马里这个议题上。美国感到自豪的是,它在联合国联合特遣部队(联遣部队)和联合国索马里行动(联索行动)领导之下在索马里所做的努力。美国和盟国部队在1992年12月进入索马里以结

東一次历史上罕见的饥荒。数十万人死亡。还有许许多多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联合国领导的称为联遣部队的国际干预迅速结束了饥荒,挽救了数以千计的人命。联索行动继续了这一任务。并在这里指出,几乎所有索马里人,甚至那些尖锐批评联合国后来在该国行动的人,都对国际社会对饥荒的反应表示感激。

联索行动第二期部队在1995年3月2日从索马里撤出才一年多一点。我们曾经希望这个撤出将向索马里领导人显示解决他们分歧的必要性。我们感到失望的是,他们没有能够在过去一年中朝全国政治和解取得任何重要进展。虽然索马里去年派系斗争已大幅度减少,但由于去年9月夺取了索马里中部的省会拜多阿而使政治和解的希望暗淡了,这个城市在饥荒中受灾特别严重,那时一天有500多人死亡。农业上富饶的拜多阿曾经是相对和平和稳定的地区,其被占领在政治上倒退了一步。这一插曲也使援助国向索马里提供援助更加困难。随着政治僵局和暴力的继续,国际捐助社会必须更多地將有限的资源转向更有希望的受援国。

索马里仍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但是关于维护和平部队一撤出就会发生广泛氏族间战斗的预言没有灵验。该国许多地区是和平的,并组成了能起作用的——尽管是初级的——地方行政管理机构。

除了在该国许多地区建立地方职能权力机构之外,在索马里的另一个十分有希望的事态发展是重新出现了私营经济。索马里的商业多半是小规模的:茶叶店、裁缝店、小型进出口、农业销售。战前的一些主要出口回升,采取新技术的部门已出现。

在历史上,占硬通货收入三分之二左右的牲畜出口在1994和1995年达到了创纪录的高水平。香蕉出口已经恢复,美国的多尔公司在这方面有将占领市场一大部分的趋势。若干国内和外国公司正在索马里沿岸捕鱼并出口高价值的海产品。10家电讯公司,其中2家有美国伙伴,在索马里使用大哥大系统。

总之,经济活动正在索马里向前发展,这应归功于索马里的企业家阶层和几个无畏的外国投资者。但是,这一私营经济活动对于支持社会服务事业帮助很少。贫穷

仍使许多人无法在市场取得食品。保健和教育仍然基本属于外国人道主义机构的业务,这些机构无法深入到全国人口之中,特别是儿童中。

联合国机构一直在处理索马里人民的人道、社会和经济关切,这些人民因派系领导人的漠不关心而受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正向营养不良的儿童提供食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正研究各种办法帮助穷人赚钱购买食品。正同霍乱作斗争。正在储藏药品和食品。所有这一切措施是在不安全的背景下采取的,这种不安全的状况影响了在索马里的许多地区有效率地送交人道主义援助。摩加迪沙港仍然关闭,甚至不向运送救济物品开放,这使解决紧急需要的费用和时间增加了。应该表扬联合国和各非政府组织的勇敢、坚韧和帮助孤苦者,这些人没有办法从本国领导人那里得到基本生活必须品。

美国已加入联合国的努力。我们没有放弃索马里,也不打算放弃。虽然我们不承认或者支持索马里的任何集团和派别,但是仍同该国的所有政治集团保持联系。美国1995年会计年度的援助方案总数为2 500万美元左右。我们将继续我们的援助计划,其中大部分是食品。我们知道不久前有关索马里粮食短缺或发生旱灾的报道。美国和国际援助社会正密切监测食品局势,以防止另一次饥荒。我们呼吁索马里各派重新开放港口并确保这个港口保持开放以便送交援助物品。

我们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一起敦促索马里人组成有广泛基础的在全国各界人口中享有广泛支持的全国政府。主要的障碍仍然是主要派别的领导人不愿妥协。索马里的权力掮客们应自己作出所需要的困难决定以建立以一个可行的和解进程。

我们呼吁索马里所有各派结束分裂,这种分裂使一个地区反对另一地区,一个氏族反对另一个氏族。索马里的领导人们能够并必须有更好的表现。他们应该有作出榜样的远见,维护索马里人民的共同利益。

艾特尔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 首先,请允许我声明德国支持意大利代表欧洲联盟所作的发言。

1991年当索马里公共秩序崩溃时——那时索马里人民陷于战斗和饥荒之中,100多

万索马里人逃往邻国——国际社会担负起了责任。首先,美国领导的“恢复希望”行动防止了局势进一步恶化。然后安全理事会作出决定授权建立一个经常性的维持和平行动。联合国索马里行动(联索行动第二期)是德国向其大规模派出正规部队的第一个联合国行动。德国分队由700多人组成。

德国不同意联索行动第二期是失败的看法。在许多地区实现了局势稳定。数以万计的人被从饥饿中拯救出来。然而,我们承认联索行动第二期没有我们原来希望的那么成功。原因很清楚:一国的和平与稳定首先取决于该国的各种力量。没有索马里所有派别的合作,联索行动第二期是无法按照人们的愿望实现国内冲突的和平解决。联索行动第二期只得撤出。

我们再次向在那次行动中服务的男女们致敬。我们向在索马里丧生的维持和平者表示敬意。

联合国没有放弃索马里。政治努力和人道主义援助正在继续。我们今天召开的向全体会员国公开的会议就是我们继续作出承诺的证据。主席先生,我们感谢你采取这项主动行动,这是提高安理会工作透明度的一项措施,我们表示欢迎和支持。

不幸的是,交战各派之间进行政治对话和实现全国和解方面迄今没有什么进展。我们对最近的军事行动进一步增加了人民的痛苦表示遗憾。对这些行动负责的人必须认识到,这样做不会取得突破。没有一个团体或党派有足够的力量来有效控制国家。

只能通过政治对话找到解决目前局势的方法。联合国政治办事处已经同派代表到内罗毕去的交战各派建立了关系。能够并应当进一步发展这种接触。只要局势允许,联合国也应当设法增加在该国的存在。联合国办事处能够建立不偏不倚的信誉,使它被交战各派接受为对话的伙伴——除了其中一派之外。因此,增加办事处工作人员的数量也许是有道理的。

已经证明,联合国政治办事处同艾迪德将军开始进行对话特别困难。他坚持要被认为是索马里总统,迄今为止,无法同他就该国的政治未来进行任何谈判。同时,

在拥有肥沃农田的省份里发生的动乱威胁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局势。

此外,政治对话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各派普遍拒绝考虑分享权力。但是,没有一方能够单独控制国家的事实导致了目前的僵局。只有各派自己改变立场,才能找到出路。

在地方和区域一级设立基本行政基础设施的努力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迹象。但是,我们担心的是,为各种职位务色人选和平分权力所遇到的困难可能阻碍及时取得进展。这一权力分散的进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造成国家的进一步分裂。

只要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能够在索马里兰、巴里区和国家的北部进行活动,人道主义局势看来仍然是稳定的。在这方面,我谨特别感谢和赞赏这些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所表现的勇气和承诺。我要特别提到这一点。面对所有外交代表团和相应机构的撤退,它们继续援助索马里人民。在人道主义援助领域中,德国自1992年以来提供了大约6 000万美元的双边援助。此外,还有我们通常占百分之三十的欧洲联盟的援助。

我们呼吁交战各派不要阻碍或威胁人道主义组织的工作,尽管局势持续不稳,这些组织正在尽全力减轻索马里人民的痛苦。

我们呼吁交战各派接受联合国的斡旋,最终彼此商定一项和平解决方法。

埃拉拉比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自从联合国部队离开索马里以来,已经有一年了。因此,本次会议是审查索马里事态发展、交换意见并就国际社会应当采取的步骤进行磋商的一个适当的机会,采取这些步骤是为了帮助建立一个获得所有党派支持的中央权力机构,使索马里恢复稳定,并使索马里人民享受繁荣和进步。

主席先生,我衷心感谢你召开本次会议。我希望,安理会将继续就各项重要问题召开这类会议,以便交换会员国的信息和意见。

去年,安全理事会根据秘书长1995年1月的报告并通过主席声明处理了索马里危机。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尚未能够同意在索马里发挥更多的作用。这种局面能否继

续下去？国际社会是否将继续在所谓善意的忽视的情况下继续无视被称为失败的国家的索马里的悲惨局势？鉴于索马里局势正在恶化，我担心继续无视该国将把这种忽视变为恶意的忽视。

埃及代表团呼吁进行真正的改变。我们呼吁国际社会承担起对索马里人民的责任。联合国根据安全理事会第794(1992)号决议在索马里进行干预的目的是为人道主义救济行动建立有利的气氛。鉴于索马里当时的反常情况，这一干预是根据《宪章》第七章进行的。当时最紧迫的问题是饥荒和持续的內战所造成的夺取了成千上万条无辜生命的人道主义悲剧、国家体制的彻底瘫痪和中央权力机构的消失。这就是为什么使用了“失败的国家”一词。

联合国在人道主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它在建立社会、社区和政治机构以取代遭內战破坏的国家机构方面的成功却比较有限。它协助建立了一支国家警察部队和地区和区域理事会，加强了司法机构。但是，联合国未能成功地为实现解决和所有各派作出承诺的全国和解奠定基础。除了帮助在1993年3月召开亚的斯亚贝巴会议和1994年召开内罗毕会议之外，国际社会为对各集团和派别领导人施加影响，促使他们就国家的未来进行认真和建设性对话的所有努力都失败了。

索马里今天的局势同过去4年非常相似。稳定状况脆弱。中央权威根本不存在；各部落首领竞相争夺国家总统一职，但没有一个能够成功。与此同时粮食匮乏，考虑到资源匮乏、继续存在的政治紧张，以及摩加迪沙港口自从去年10月以来一直被关闭，这种情况特别危险。

必须满足索马里的人道主义需要，特别考虑到已有霍乱和营养不良的报道；国际社会必须作出积极响应。这种响应也应该涉及索马里问题的其他方面。

索马里境内继续存在的令人绝望的状况并没有阻挡或阻止许多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争取解决该国问题的努力。仅仅几天前，非洲统一组织决定派一个新的特派团前往索马里，同各派系建立直接接触和评估真实状况。阿拉伯国家联盟继续努力同索马里各派和重要人士建立通讯渠道，并建议所有有关的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召开

一次会议,以期达成一种共同的谅解,确保向索马里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讨论如何和平解决这场危机的办法。阿拉伯国家联盟还建议派一个由各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代表参加的联合特派团,同索马里领导人会晤,并已表示,阿拉伯国家联盟准备主办这次会议和任何筹备性会议。

在其他方面,伊斯兰会议组织已经呼吁召开一次索马里和平与民族和解国际会议,由索马里所有各方和各有关的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参加。该组织已经派出一个联系小组,敦促恢复对话和讨论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的问题。欧洲联盟也已通过欧洲委员会特使在当地展开工作;他正在考虑索马里人可以采取的若干选择办法,尤其是关于政府体制方面,以打破目前的僵局。他还在考虑由欧洲联盟和关心索马里问题的区域组织和若干国家发起一项联合倡议。各邻近国家也不懈努力,埃塞俄比亚总理泽纳维和肯尼亚总统阿拉普·莫伊所作的工作就是证明。

谈到联合国的作用,可以根据安全理事会第733(1992)号决议对索马里供应武器的军事设备实行全面的国际禁运的持续承诺应有后续行动,还应该对该国政治和人道主义局势采取积极、全面的后续措施,以期建立各种国家机构和展开冲突后建设和平的工作。但事实上现在没有这些行动。

埃及代表团认为,必须振兴联合国在索马里的作用。为此目的,我们谨提出若干意见可以采取其中任何一条或全部采纳,以实现真正的进展。首先,我们主张在一个邻国召开一次泛索马里大会,由索马里所有各地区的代表参加。

第二,应该鼓励各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展开一项联合倡议,说服索马里领导人认识到对话的重要性。第二,联合国各区域组织应该向索马里领导人提供一些可行的选择办法,如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联合主席团,类似目前在利比里亚的实验,或者是其他的分享权力办法,如建立一种联邦或联盟体制。

第四,应该加强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的作用;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该考虑把该办事处的职能转移到摩加迪沙。在这方面,我认真地听了智利代表的发言,他提出了这样一种建议;我还仔细地听了大韩民国代表的发言,他赞同这项建议。

第五,安全理事会应该派出一个理事会成员特派团或一名高级使者实地评估局势,查明提出具体建议的时机是否成熟。

我们希望这些意见能够得到仔细研究。我们愿意考虑关心结束现在索马里发生的状况的其他代表团提出的其他倡议。

埃及特别关心在索马里实现稳定,因为我们之间有着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联系,这种联系可以追溯到哈特谢普苏特女王统治时期,3500年前,哈特谢普苏特女王曾派贸易使团前往喷特王国。在整个历史中,埃及和索马里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发展和更加壮大。在这方面我谨指出,埃及参加了联合国索马里行动(第二期联索行动)。当有些国家把本国部队撤走时,埃及把它的部队人员增加了一倍,并且直到今天一直完全准备参加行动。

联合国或其他国际和区域组织的进展取决于若干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国际社会承诺不承认索马里境内的任何权威,除非它代表所有索马里社区和派别,受到普遍接受;继续实行和加强监督对向索马里供应武器的国际禁运;对索马里各方施加一切可能的压力,使进程重新走上轨道,并把各种选择办法放在他们面前,以便他们能够选择那些最适当和可接受的办法;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国际社会继续不偏不倚地向索马里所有地区提供各种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

最后我要强调,索马里稳定的基本责任在于索马里人民;他们的领导人必须在国际社会的充分注视下承担这一责任。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承认联合国采取行动帮助索马里人民克服其折磨的行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德雅梅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安全理事会初次处理索马里局势问题是在1992年初。安理会当时采取行动有两个主要的目标,即推动民族和解和结束战争给该带来的非常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安全理事会对索马里危机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安理会就此问题通过了大约20项决议。这些决议授权部署两个维持和平行动,动用了大约20亿美元的费用和37 000人的多国部队,以便确保在30多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死于营养不良之后索马里人能

够恢复和平。

从人道主义角度而言,国际社会的努力曾经一度成功。饥荒得到了遏止,卫生设备得到恢复,学校重新开放,该国经济看来也有所改善。秘书长在1996年1月19日提交给我们的最新报告中提到了这一积极的趋势。但是,新近的情况却更令人不安,使我们担心局势可能恶化。

然而,政治方面却没有改善。民族和解的进程在一年多里一直处于停滞。正如预期的那样,蓝盔部队的撤出导致派别间重新开战。在联合国索马里行动(第二期联索行动)撤出后,决定维持一个政治办事处,该办事处于1995年5月31日建立,负责继续促进民族和解进程。一俟情况允许,在内罗毕建立的这一办事处将迁至索马里。这一点还未能实现。不幸的是,当前局势表明这方面没有变化。

局势每天都在恶化,眼下危及人道主义援助的分发。军阀,尤其是艾迪德将军对这种恶化负有全部责任。这些领导人每天都在表明他们要的是维持现状而不是谈判,因为根据谈判的条件他们必须作出让步,这些恰恰证明了他们完全没有人民的观念。

不幸的是,平民百姓再次为之付出代价。秘书处告诉我们,尽管收成很好,营养不良又在整个索马里重新出现。健康状况令人不安;已有报导出现了霍乱的疫情。人道主义机构越来越难于向该国一地区运送援助。由于摩加迪沙港口1995年10月被关闭,由于必须进行空运,运输人道主义援助的费用大为增加了。

这种情况不能令人接受,艾迪德将军完全出于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目的最近决定那些在索马里努力帮助索马里人民的人必须具备签证,也是不能令人接受的。各派别的领导人对在该国工作的人道主义人员的安全负有责任。他们也必须知道,国际社会的资源并不是无限的。各机构日益难于动员捐助都帮助一场看来无休止的冲突。

法国赞扬所有仍然在索马里日益困难的情况下继续工作的人员。法国希望索马里不至于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并希望索马里人民继续得到援助。法国还要求应该

尽一切努力推动民族和解,不忽略任何恢复索马里国内和平的可能性,不论这种可能性多么微小。

如果我们等待过久,整个国家就将崩溃。西北部已经开始脱离其他的省份。不久就无法维持该国的领土完整,而这一点曾一直是安全理事会的一个目标。

国际社会能够做些什么来防止索马里的崩溃?更确切地说,还有什么我们尚未尝试的努力?如果索马里各派不能取得一致并领导国家,如果联合国的行动不能使他们感到满意,也许我们能够象正在中部非洲从事的那样鼓励各派别所可以接受的非洲公众人士进行调解。这些公众人士将负责听取各派别的陈述,然后组织和解会议,会议的结果随后可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

从这些想法出发,我们继续认为,非洲之角各国与非洲统一组织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合作,可以在恢复该地区和平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迄今为止,区域行动者的努力收获甚微。如果这些国家具体地支持一名或几名非洲公众人士领导的主动行动,调解就能得到加强,从而被接受。

最后,安全理事会对各派别发出的信息迄未奏效。各派别认为,安理会只是表达安理会某些成员的具体关注。难道我们不能表明情况并非如此,表明整个国际社会不赞成军阀们推行的政策吗?为此,我们应该考虑在大会组织一次辩论。这样,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就有机会对这一问题表达看法,告诉索马里冲突各方,暴力的途径只能是死路一条。

马丁内斯·布兰科先生(洪都拉斯)(以西班牙语发言):索马里当前的政治僵局和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有可能妨碍该国民族和解和持久和平目标的实现。

索马里各派尚未履行召开国际和解会议和组织基础广泛的政府的承诺。索马里人之间没有谈判达成的解决办法,这仍旧是该国政治的不稳定、不安全以及经济、社会和人道主义局势严重恶化的原因。

忽视实现和平与民族和解的磋商和谈判进程以及索马里各派在安全问题上缺乏合作,正是去年妨碍联合国在索马里的目标取得进展和阻止联合国索马里行动(第二

期联索行动)的任务期限延长的根本原因。而联合国索马里行动1992年的及时干预和国际人道主义援助起了拯救许多人的生命和减轻平民遭受的痛苦的作用。

使我们感到沮丧的是,自从第二期联索行动撤出以来,索马里的安全情况进一步恶化了。拜多阿被占领和1995年9月和12月基斯马尤附近发生战斗,拖延了索马里救国联盟和索马里民族同盟实现民族和解的一切努力,也影响了联合国官员和在这里工作的机构的安全和工作。

使我国代表团感到关切的是,索马里的民族和解和建立基础广泛的民族政府方面没有实际的进展。我们还感到关心的是不安全的局势、分发紧急援助和该国几个地区复原方面的困难以及联合国各机构和相关国际实体进行正常工作面临障碍。因此,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必须继续帮助索马里人民,首先帮助他们实现政治解决冲突,然后投入足够的资源缓解他们迫切的人道主义需要。

因此,我们认识到非洲统一组织、伊斯兰会议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欧洲联盟和索马里的邻国继续努力,促进全国对话,寻求解决索马里危机的重要性,我们还认识到国际人道主义和非政府组织愿意继续在索马里人正在确保安全并给予合作的地区为恢复和重建提供援助。我们还认识到维持和改善联合国索马里政治办事处,使其能继续与索马里各派和邻国政府接触,保持与各区域组织的密切合作,并监测索马里事件是十分重要的。

国际社会的这一意愿显示出它日益关心在一个因暴力和政治野心而处于低落状态的国家重新建立和平。索马里各派的领导人应对此作出回应。他们应将其分歧搁置一边,重新开始协商与谈判进程,以实现民族和解,建立一个具有代表性和广泛基础的全国政府。

正如安理会在若干场合所指出的那样,国际社会只能起促进和推动作用,并与这一进程的各当事方合作;它不能强加任何解决办法。和解与恢复和平的责任最终在于索马里人自己。因此,我国代表团敦促他们以和平手段解决冲突,与国际社会充分合作。我们还呼吁他们给予合作,以确保毫无困难地分发紧急援助物品,并为此无

条件地重新开放摩加迪沙的海港和机场。

最后,我国代表团认为,鉴于索马里的局势,根据第733(1992)号决议实行的武器禁运不能放松。我们还认为,与索马里所有各派和索马里知名人士的联系必须得到保持。因此,我国代表团支持派出一个安全理事会特派团前往索马里,与各派领导人会晤,向他们转达安理会的信息,敦促他们恢复谈判。

戈默索尔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联合王国非常欢迎逐渐形成的就诸如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令人迫切关注的问题进行公开性辩论的做法。发言者和与会者,尤其是来自非洲代表团的发言者和与会者数目之多是这个程序具有活力的一个良好迹象。它本身应向索马里人民发出一个信息,即他们未被遗忘。它还应向索马里领导人表示,尽管国际社会随时准备提供帮助,但它同样对未能建立和平和建立一个具有代表性和能发挥作用的政府感到沮丧。

今天上午早些时候,我们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大厅出席了联合国全系统非洲特别行动的正式开始仪式。索马里似乎是那个否则越来越光明的场景中的一个黑点。过去曾经有28 000名维持和平人员在联合国索马里行动中服务。其中有209人献出了他们的生命。联合国花费了16.4亿美元用于在索马里的维持和平行动。各捐助者拨出了5亿多美元用于人道主义和其他援助。我国政府自1991年以来提供了8千万美元用于索马里的救济工作。如果索马里领导人在1994年底作出的决定不同的话,我们也许仍以更大的规模留驻在那里。

在索马里,显然继续需要人道主义援助,但人道主义活动需要实地各方起码的合作。问题不在于缺乏粮食和药品,而在于无法将它们送达最亟需者手中。

在索马里许多地区--北部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例外--各方的合作是不积极的,国际人员遭到各种骚扰和攻击。安全理事会曾多次明确对此加以谴责。我们与其他国家一样,赞扬不顾危险坚持不懈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的努力。

联合国和各区域组织应尽其所能恢复在索马里实现和平解决和民族和解的努力。我们欢迎非洲统一组织继续不断作出的努力。

归根结蒂,只有通过索马里人自己之间达成协议才能在索马里实现和平解决,建立可行的国家机构。安全理事会上一次在今年1月24日的主席声明(S/1996/PRST.1)中阐述了对这一局势的看法,这依然是我们的明确信息。我们希望,这一信息将通过国际新闻媒介传达给索马里人民,使有关的领导人反思他们对其人民的责任。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1996年3月15日几内亚比绍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信。该信将作为文件S/1996/196印发,该信内容如下:

“我谨向你提出要求,在安全理事会专门审议索马里局势的会议期间,安理会依照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非洲统一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易卜拉希马·西先生阁下发出邀请。”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依照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易卜拉希马·西先生。

就这样决定。

弗洛索维兹斯先生(波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非常感谢你举行今天有关索马里问题的辩论。这的确是一项有充分的理由和及时的倡议行动。

不久前,国际社会展开了帮助索马里的巨大努力。希望得到恢复,饥荒成功得到结束。有10万多人的生命得到拯救。经济开始出现微弱的复苏迹象。然而,国际社会未能取得成功,因为它无法有效促进解决困扰索马里的政治问题。结果,该国实际上被抛弃。

恐怕没有任何其他联合国会员国象索马里一样缺乏一个运作中的外交使团。我们的意见所依据的信息主要得自非官方来源,它们往往位于索马里境外。改变这一状况的任务的确会非常艰难,因为包含着确实很高的风险。对联合国索马里行动的记忆仍困扰着国际社会。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必须加以克服。

象许多其它代表团一样,波兰代表团认为,只有民族和解才能给索马里带来和平与稳定。该国领导人有责任寻求这种对话和政治解决、而不是敌对行动和暴力。

请允许我此刻忆及安全理事会通过的1995年4月6日主席声明,该声明特别指出,

“安全理事会仍然深信只有对和解采取一种具有真正代表性、基础广泛的办法才能带来持久的政治解决并使索马里能够重新出现文明社会。”(S/PRST/1995/15)

这些话没有丧失其相关性,但一年后的今天,实施这些话甚至更加困难。对索马里政治领导人的所作所为毫无指望,他们使人们没有任何理由感到乐观。因此,我们继续敦促交战各方不进行对抗,并认真地考虑其国家和人民的未来。

但是,既然有重要的理由认为这将是另一个被置之不理的呼吁,也许我们应该考虑加强使联合国能够至少与那些介入索马里政治竞争的人和与索马里人民有效地沟通的机制。

安全理事会应对该国事态有一个透彻的了解。否则,我们的辩论可能变得毫无意义。此外,尽管困难重重,安全理事会必须拥有向索马里转达其信息的手段。

联合国索马里问题政治办事处在促进和平和推动索马里各派之间政治对话方面的重要作用应得到我们最优先的考虑,该办事处接受的这些重要任务在现阶段应成为我们的优先事项。该办事处必须在所有方面得到会员国的坚决支持。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应该特别注意恪守对索马里实行武器禁运的安全理事会第733(1992)号决议。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们绝不能忘记索马里人民。我们必须表明,我们关心他们。

让我也借此机会说,我们多么高度赞赏那些不顾日益增加的危险和代价继续向索马里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人。他们也需要我们的支持。

王学贤先生(中国):主席先生,中国代表团赞成和欢迎安理会就索马里问题进行公开辩论。我们相信,这种辩论可以唤起国际社会对索马里的关注,有助于推动各国为解决索马里问题作出新的有效的努力。

1994年底,我本人作为安理会代表团的成员,访问了索马里。几天的所见所闻,使我十分震惊,真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昔日东非引为骄傲的美丽的摩加迪沙,而

今是断垣残壁,几乎看不到一幢未遭破坏的楼房,机场、港口关闭,各种基础设施破坏殆尽,枪声时有所闻,社会动荡,人民不能安居乐业。我当时痛心疾首地向索马里各派领导人呼吁,和为贵,唯有和才能拯救索马里。令人遗憾的是,索马里今天情况与一年多前没有什么变化。人们仍然看不到和平解决的前景。

中国政府和人民一直深切关注索马里局势的发展,对索马里人民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我们始终认为,索马里问题解决的症结,在于索马里各派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勇敢地坐到一起,通过基础广泛的政治协商,实现民族和解。民族和解是唯一的出路。

索马里问题的解决,最终只能靠索马里人民自己。但是国际社会不能推卸其责任。对索马里今天的局势,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是有一部分责任的。我们一直认为,联合国不能对索马里问题撒手不管。因此,我们支持设在内罗毕的联合国索马里问题政治办事处的工作。但我们认为,仅仅维持这样十分有限的存在是远远不够的,联合国应该作出更大的努力。我们也希望非统组织,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能发挥更大作用。前面的一些发言中提出的一些建议,中国认为值得我们的认真研究。中国愿意为索马里问题的解决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最后,我们希望并且坚信,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索马里人民一定能闯过目前的难关,早日走上和平、重建家园和恢复经济的道路。

凯塔先生(几内亚比绍)(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要借此机会感谢你建议举行这次安全理事会扩大会议,以讨论索马里政治局势。我们认为,扩大会议是有益的,使一些无疑将为寻求索马里和平与民族和解作出贡献的代表能够参加。

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兰会议组织和各国际人道主义组织正在努力向受到我们认为持续太久的内战影响的索马里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我们仍然认为,只要交战各方坚持其激进的立场,谈判解决在该国将是不可能的。我们再次表示坚信,联合国绝不能抛弃索马里人民,它必须继续在帮助各方达成妥协,以期找到一项全面的政治解决方法和建立民族团结政府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

我国政府一直欢迎和支持国际社会为该国所做的努力。然而,我们认为索马里各政治领导人、各派和各种运动,应抓住这种国际善意所提供的机会,摒除分歧并恢复信任和安全,因为民族复原和国家重建的最终责任要由索马里人民自己承担。

几内亚比绍对索马里民族和解缺少任何实际进展感到关注,并对持续蓄意阻碍人口生存所需的食品和医疗物资的运送深感不安。

我们欢呼联合国各机构的勇敢努力及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的奉献,并要求它们继续帮助索马里人民减轻痛苦和避免新的灾难,因为众所周知,该国最近出现某些疾病的流行。这肯定将会给已受索马里危机影响的邻国带来严重后果。

我国代表团对国际组织人员在其人道主义工作中丧生感到遗憾。我们紧急呼吁冲突各方避任何威胁正不遗余力地帮助一个受内战摧残的人口的生命的企图。我们要求他们采取一切必要步骤,确保派往实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人道主义人员的安全。

我们感到关注的是,违反安全理事会第733(1992)号决议的武器贩运继续在该国进行。我们要提醒各国,它们有义务充分遵守该决议第5段针对索马里运送武器和军事装备而实行的全面和彻底禁运,因为不遵守禁运只会使紧张局势更加严重。

最后,我们感谢联合国秘书长及欧洲联盟、非洲统一组织、索马里的邻国和其他机构寻求全面政治解决索马里问题的努力。我们要求国际社会继续向索马里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使各派系更加接近,并引导它们坐在谈判桌旁,寻找索马里的这一解决办法。

我们要求国际社会继续向索马里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最终消除该国一直存在的战争威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以博茨瓦纳代表的身份发言。

五年前,一场致命的饥荒和一场毁灭性的内战使索马里登上世界新闻媒体的头版并进入国际社会良知之首。我们电视频幕上恐怖的画面将在我们心中永不磨灭。

它们震动着一切善意男女的良知。联合国面对这种人道主义灾难，不得不于1992年进行干涉，当联合国索马里行动（第二期联索行动）正好于一年前的本月撤出时，它成功地把索马里人民从饥饿中解救出来。换言之，第二期联索行动得以实现其最初为之成立的人道主义目标。只是恢复该国政治稳定的努力不甚成功，并最终导致该任务于1995年撤出。

确实令人沮丧的是，仅在第二期联索行动撤离一年之后，在索马里过去出现显著改善的地区正出现新的人道主义危机。营养不良和疾病重新出现。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在最近向该组织部长理事会第63次一般性会议提交的报告中指出：

“全国各地的食品情况十分严重，发现程度很深的饥饿和营养不良的情况”。更令人沮丧的是，营养不良的情况不是产生于该国缺少食品，而是产生于无法接近食品和供食中心。

不幸的是，国际人道主义组织正受到阻碍，无法接近急需援助的人口部分。同样，最为不幸的是，索马里各派领导人在五年之后，仍未意识到其通过枪杆子解决分歧的努力是枉费心机的。他们为其人民带来的难以忍受的死亡、大规模破坏和难言的人间痛苦，是无可辩解的。索马里以宗族为基础的各派领导人现在应把国家的利益和久经痛苦的索马里人民置于其个人和政治野心之上。他们应同所有考虑到其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好领导人一样，进行对话，以寻求和平解决其政治分歧。

不管我们是否喜欢，索马里毕竟是一个失败的国家。1991年，随着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总统政权的消亡，国家结构瓦解并崩溃。该国既无一个被承认的政府，也无一个合法的中央权力机构。国际大赦1995年11月的报告注意到各派蓄意和任意关押和杀害宗族和政治对立者，并注意到没有法律机构来纠正侵犯人权和其它罪行，继续指出：

“把联合国和救援人员及其它平民劫持为人质、强奸、酷刑和包括截肢和鞭笞在内的残忍、不人道及侮辱性地对待犯人、即决处决、以及少数民族被迫流离失所的情况，到处可见”。

这起码是令人极为沮丧的。显然,无政府状态和无法无天的情况在该国极为猖獗。然而索马里人民的生存是我们不可否认的现实。我们不能忘记索马里人民。他们是我们人类共同生存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既不能希望他们不存在,也不能有意识地彻底抛弃他们,任他们不幸地受苦和死亡。联合国珍视我们建立以和平与各国间理解为特点的国际政治环境的集体愿望,不可消极地旁观每天都在毁灭索马里人生命的悲剧。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及联合国其它机构和项目,名副其实,使人们在十分危险的环境下感到联合国的存在。国际救援机构和其它非政府组织在索马里的存在,证实了国际社会阻止人类一部分被毁灭的决心。

虽然承蒙联合国将继续在人道主义领域发挥关键作用,但必须向索马里领导人表明:人道主义援助无法在冲突局势中持续,也无法取代永久政治解决。索马里各派领导人必须与这些机构充分合作,并确保其人员在完成其崇高任务时的安全,其任务包括帮助索马里人民在据报告于摩加迪沙爆发的霍乱泛滥之前予以消除。

恢复和平和一个统一的索马里国家是索马里领导人和人民的首要责任。他们必须了解,国际社会不希望把索马里变为一个托管领土。谋求解决该国政治危机完全掌握在派系领导人手中。国际社会只能帮助他们帮助他们自己。看到索马里自我毁灭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对于旨在鼓励一个饱经战祸的国家取得全面和谈判政治解决的努力急需予以协调。

索马里派系领导人的问题在于他们都要求和平--但要按照自己的条件。因此,大问题在于索马里危机是否仍有可能解决。要是有人能肯定说有可能,那就好了。非统组织正试图想办法解决危机,它必须得到联合国的支持。联合国本身在内罗毕有一个政治办事处监测索马里局势。显然绝对有必要使所有派系领导人进行建设性对话导致召开一次全国会议。我们支持已经发言的同事们所提出的所有有助益的建议。肯定的,在法拉·艾迪·阿托·阿里·迈赫迪和分裂出去的“索马里蓝共和

国”领导人之间必须找到某种解决办法。国际社会面对可能发生另一次规模难以想象的人道主义危机不能束手无策。

我恢复我作为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下一位发言者是突尼斯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卜杜拉先生(突尼斯)(以法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非洲集团发言。

自从联合国索马里行动一年多前撤出后,该国的局势仍然难以控制,并继续恶化。这使国际社会感到忧虑。

在1994年3月24日的《内罗毕宣言》中,各派表示打算为民族和解而努力。这没有实现,并在组成全国政府问题上发生分歧。同时,战斗此起彼伏地继续着,时常造成不安全并使各派间的角逐加深,这只能使人们因无法在索马里恢复持久和平而普遍感到沮丧。人道主义活动和送交国际援助物品则受到严重阻碍。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除了加紧努力引导索马里各派实现有牢固基础的民族和解以使它们能致力于该国的重建之外,别无其它办法。

我向秘书长致敬,他通过他的代表及联合国驻索马里政治办事处主任继续密切注视事态发展。他正不断努力鼓励索马里各派达成协议,同时支持旨在实现同一目的的各种倡议。

在地区方面,非洲统一组织--尤其是通过其冲突的防止、管理和解决机制的中央机构--不断谋求解决索马里的政治和人道主义局势并鼓励可能有助于该国恢复持久和平的各种活动。

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1996年2月26日至28日在亚的斯亚贝巴开会,敦促索马里领导人进行对话以期建立有广泛基础的实现民族和解的全国权力机构。非洲部长们还决定由埃塞俄比亚、突尼斯和非洲统一组织秘书处组成的三方特派团将再次访问索马里,以同索马里各派保持直接接触并评估实地局势。

除了这些努力之外,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应进行动员以坚决表示对索马里人民的承诺。它应协调行动以使索马里人民抱有某些恢复正常生活的希望并消除对他们命

运置之不理的感觉。

为此目的,我们敦促采取以下行动。第一,安全理事会应对索马里问题继续并加强关心,第一步是派遣特派团探索民族和解的前景。第二,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和伊斯兰会议组织应采取共同战略以期促进民族和解。第三,应派出一个由国际和区域组织高级代表组成的联合特派团向各领导人和各派传达国际社会帮助索马里人民克服威胁其存亡的严重危机的愿望。阿拉伯国家联盟已经提出过这一主张。第四,应由有国际地位的独立政治人物设法缩小各派之间的不同立场和态度之间的差距。第五,联合国驻内罗毕办事处应在两方面予以加强:任命一位助理秘书长或秘书长特别代表担任该机构主任并通过向它提供财政和人力资源使它能好好地执行它的任务。以后如果在由索马里各派提供安全保证方面取得进展的话,还可以考虑将该办事处迁往摩加迪沙。

这些活动和倡议中的一些--它们都不排除任何其他行动和倡议--可以很快进行,而其他行动和倡议需要有更有利的条件。这些活动将证明国际社会决心向索马里提供它摆脱多年来的悲剧所需要的支持和援助。

我赞赏各专门机构和其他人道主义机构在索马里进行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在困难面前它们努力执行任务,不断提供援助,以满足基本的食品、社会和教育需求。难民的大量返回只会增加这些紧急援助行动的组织者所面临的问题。

鉴于人道主义活动在防止人民的悲惨境遇的重演方面发挥的作用,特别是在解决日益恶化的卫生状况、营养不良和饥荒的威胁方面的作用,必须通过国际社会的更大的支持来加强这些活动。根本不需要强调确保这些活动的安全有多么重要,以便能够在尽可能好的条件下使人民从这种援助中受益。在这方面,必须严格执行对各派的武器禁运。各会员国必须充分遵守、反对可能的贩运者并避免从事任何违反行动。

如果索马里各派想要打破这一僵局,它们迫切需要回到谈判桌旁使对话得以进行,这一僵局只会延长人民的痛苦。我们认为,只有索马里人本身才能够恢复他们国

家的和平与稳定。各派领导人毫无例外地进行全国和解的政治意愿是实现这项目标的首要条件。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突尼斯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几内亚代表。我请她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卡马拉夫人(几内亚)(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国代表团谨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三月份的主席。我也谨向你的前任、美国常驻代表表示她当之无愧的敬意,她在上周进行了出色的工作。

我也向秘书长表示感谢,他的倡议和行动始终帮助制止了战争的祸害——有时在其人民受到兄弟相残冲突威胁的国家中避免战争,就象在索马里那样。

我们很高兴参加今天有关索马里局势的辩论。我们满意地看到,安全理事会成员在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又想起索马里数百万男女老少继续由于一场兄弟相残的战争所造成的不人道的后果而受苦。我国对索马里人民的痛苦仍然感到非常关切,因为索马里危机不仅仅是一次令人遗憾的内部冲突:它是对整个分区域的和平与稳定的一种真正严重的威胁。

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召开本次会议;我们认为,它将对区域的安全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们相信,本次辩论将会产生成功的解决方法,减轻索马里人民的道义和物质痛苦,他们是一场危机的无辜的受害者。

我国代表团不会忘记国际社会通过安全理事会主持下的有效、协调的努力,向索马里的战争和饥荒受害者提供帮助和人道主义援助的积极和大规模的努力。我们感谢所有向索马里人民提供帮助和人道主义援助的人们。

我国几内亚共和国自1995年12月以来担任了伊斯兰会议组织的伊斯兰外长会议的主席;作为伊斯兰会议组织在联合国的成员的小组主席,我国代表团很高兴地回顾,在几内亚举行的伊斯兰外长会议第二十三届会议上,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重申了它们对恢复和维持索马里的统一、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承诺。

那次次会议赞赏地注意到伊斯兰会议组织在同区域各国、联合国、阿拉伯国家联

盟和非洲统一组织的合作下,在共同努力实现索马里全国和解方面所作的努力。会议呼吁继续进行这些努力,并请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派遣一个接触小组去敦促索马里各个团体恢复实现全国和解的对话。会议呼吁根据大会各项有关决议召开一次由索马里各派和国际及区域组织参加的有关索马里和平与全国和解的国际会议。

我国代表团再次呼吁各国,特别是索马里的邻国,合作执行第733(1992)号决议实施的武器禁运。我们敦促索马里各派进行谈判和建设性的对话,以期通过和平手段寻找解决方法。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仍然相信,为了打通一条通往索马里的全国和解与和平的道路,所有各派必须在国内创造使国际社会能够为和平与重建作出努力的条件。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几内亚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肯尼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奥瓦德先生(肯尼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借此机会祝贺你就任安全理事会3月份主席的重要职位。我们同样祝贺我们的姐妹国家博茨瓦纳对安理会的干练和有力的领导,以及自从1995年1月博茨瓦纳就任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以来你和贵国作出的杰出贡献。我们对你的创新思想和聪敏才智感到非常自豪,我们相信你的英明领导定将使安理会受益匪浅。我们同样祝贺你的前任美国常驻代表和她的伟大国家十分成功地担任了2月份主席。

肯尼亚同索马里之间有一条长800公里的边界。这两个姐妹国家边界地区居民是同族人民。因此,我们自然非常关心索马里局势,这也正是今天安理会议程的项目。作为同索马里有长期的历史和文化联系的邻居,只要边界另一边正动乱,肯尼亚人民永远不能安心。

1994年11月4日安全理事会辩论关于撤出联合国索马里行动(第二期联索行动)的决议时,我国代表团曾在安理会上发言。在那次发言中,我们提请安理会注意索马里局势的严峻现实和过早撤出第二期联索行动将带来的危险。我们呼吁联合国在寻求和平解决索马里冲突时采取务实态度和坚持不懈。我们设法提醒安理会,联合国

的两大主要任务--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和人道主义救济--还没有完成。我们敦促,事实上恳求安理会再等一段时间,促进全国和解的努力,让索马里建立一个中央权威。

遗憾的是我们的呼吁白费了,安理会几乎匆匆忙忙地把第二期联索行动撤出索马里,进而放弃不幸和无依无靠的索马里人民听天由命。联索行动撤出已经一年多,索马里局势仍然严峻,解决遥遥无期。对照之下,安理会从来不知疲倦地设法解决世界其他地区的国际冲突--甚至比索马里冲突历时更长的冲突。我们只能奇怪为何如此。

虽然肯尼亚继续呼吁索马里各派领导人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和献身精神以结束冲突,但普通无辜的索马里人民迄今无法理解,为什么在他们确实需要的时候,国际社会放弃了他们。

我们希望,已经并且我们相信将使本组织长期继续烦恼不安的索马里错误永远不再被重复。

我们必须感谢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他一贯坚持联合国不能放弃索马里。秘书长在他最近的报告中重申,安全理事会应该继续协助索马里人民实现政治解决,以及提供人道主义和其他的支助服务。在这方面,我们欢迎秘书长决定设立一个小规模的政治事务处,在内罗毕作业,直到情况许可时迁往摩加迪沙。我们支持突尼斯代表团关于加强该事务处的提议。

我们也欢迎有报告说,联合国索马里政治事务处一直在做一种宝贵的工作,这种工作不仅得到索马里人民,而且得到各派领袖的赞赏。这些活动应该得到加强,以加快政治进程。我们同意那些人经常重复的意见,即索马里问题的解决完全在于索马里人民,特别是各派领导人。

肯尼亚也承认各派领导之间争取和解的认真努力。肯尼亚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在内罗毕公开热烈欢迎索马里各派领导人代表团,并且敦促他们妥协,以便为他们的的问题找到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解决办法。秘书长的报告(S/1996/42)第11段

详细地描述了这些努力。我们也注意到为促进磋商进行的许多其他努力和行动。

秘书长描述索马里局势如下：

“自从第二期联索行动撤出后，索马里的安全情况可归结为政治不稳、族群冲突、盗贼横行和无法无天”。(S/1996/42, 第25段)

这种局势确实令人担忧。该国的人道主义需要情况更加严酷。索马里人民继续缺乏必要商品如食物和基本设施如学校和卫生服务。霍乱等流行病继续严重威胁人民生命。也有作物欠收的迹象必须认真对待，以免再出现一场灾难。

肯尼亚愿借此机会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各人道主义机构不要疲惫，在索马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继续协助他们。

安全理事会必须继续把索马里局势当作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种威胁来对待，而且它必须补充加强区域组织如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正在进行的努力。它不能推卸《宪章》赋予它的责任。武器继续在流入索马里。各派领导人之间的紧张程度还是很高。基本的基础设施还是不存在。摩加迪沙国际机场和海港仍然关闭着。

联合国有许多事可做帮助索马里。我们认为这是唯一的希望。然而我们相信，主席先生，在你的英明、有力的领导下，安全理事会或许比过去更认真地处理索马里问题。作为索马里的邻国，肯尼亚将继续提供其合作与支持。

主席(以英语发言)：还有一些发言者没有发言。

鉴于时候已晚，并且征得安理会成员的同意，我打算现在休会。

#### 下午1时20分休会,3时50分复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发言名单上下一个发言的是斯威士兰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德拉米尼先生(斯威士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给我机会在安全理事会审议索马里局势时发言，这一议题对我们大家都非常重要。

请允许我对由来自姐妹的博茨瓦纳的你主持这一会议深表感谢,并祝你工作顺利。

主席先生,我不能忘记祝贺你的前任、美国常驻代表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夫人,她成功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

我们还要通过你,主席先生,感谢安全理事会给予有关的会员国机会参加安全理事会就极其重要的问题召开的正式会议。我们希望这一做法继续下去,以便确保我的《宪章》第十五条第一项表达的联合国工作和决策过程的透明性。

联合国索马里行动(第二期联索行动)减缩在索马里的行动至今已经一年了。当时的主导看法是,索马里人民最了解如何做对索马里人民有利。因此,索马里不再是新闻媒介最关心的问题,国际社会的关注也转向他处。

安全理事会当时和现在都指出,索马里人民,特别是领导人对实现民族和解和恢复和平负有最终责任。主席先生,我们也支持这种看法。

不幸的是,索马里人民的苦难仍被忽视。很显然,索马里就象一个病里郎中,没有国际社会的支持,就不能治愈自己的疾病。我们确认,联合国仍然是达成持久和平解决办法的无可取代的工具,长期以来,索马里人民理所当然地渴望和平的到来。

联合国秘书长1996年1月19日报告告诉我们,对国际人道主义组织人员的骚扰、殴打和绑架迫使联合国机构迁址,从而影响了向索马里顺利地运送援助。

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就索马里局势向1996年2月26至28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第63届部长理事会会议提出的最近的报告(CM/1912),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他在第3段就和平和民族和解问题特别指出:

“如果有不同的话,看来局势在某些方面有所倒退”。

我们深感不安地得悉最近关于著名和平倡导者埃尔曼·穆罕默德1996年3月9日无谓地被刺杀的报道,我们对进一步的生命损失深表遗憾。我们认为对此应负责任的是所有那些对这些谋杀有责任的人以及不愿承诺进行实现索马里持久和平的有意义的对话的交战部族的领导人。

同样,安全理事会不应因为少数武装分子企图阻挠索马里大多数人民意志而感到沮丧。索马里人民受苦受难为时太久了。现在是国际社会履行其维持和平与安全的责任的时候了。

我们赞扬所有那些继续寻求成功解决冲突和正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而不惜冒着这项努力带来的所有风险的人们。与此同时,我们也重申,非洲统一组织呼吁有关方面不要向索马里任何一派提供战争物资,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

索马里人民期待着我们所有国家给予进一步援助,重要的是我们不要置他们于不顾。主席先生,我们通过你呼吁国际社会以任何可能的途径帮助他们。我们希望,国际社会将慷慨提供急需的人道主义援助,安全理事会将与所有有关方面合作,特别是与非洲统一组织和关心这个问题的各区域政府间组织合作,加倍努力,表明它决心找到持久的解决办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斯威士兰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阿尔及利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拉马姆拉先生(阿尔及利亚)(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相信,你对问题的广泛了解,你的丰富经验和外交技巧必将使你能为国际和平与安全服务的时候完成你的任务,从而为贵国争光。姐妹国家博茨瓦纳与阿尔及利亚整个非洲有着深厚的友谊纽带。

我还要表示敬佩和赞赏美国常驻代表奥尔布赖特大使在二月份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

安全理事会对索马里局势的讨论是很及时的。主席先生,我要表示感激和感谢你以及埃及和几内亚比绍两国的大使提出这一极其令人欢迎和重要的倡议。我们希望这将被视为与兄弟的索马里人民团结的一种表达,他们一直并继续在战争及战争带来的苦难中饱受煎熬。他们是短视的政治阴谋和不负责任的野心的受害者。我们希望,这次讨论将向由于其立场和责任而与索马里问题直接有关的各方,不论是个人还是组织,转达一个坚定而清楚的政治信息,这就是,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阿拉

伯国家联盟和伊斯兰会议组织将从今天起致力于帮助索马里人民为实现民族和解和组建具有广泛基础的政府创造必要的条件。

在本月底,联合国索马里行动(第二期联索行动)的撤出将整整一年。自那以来,联合国的驻留已逐渐减少,到后来联合国只得把其办事处移出索马里。我们理解联合国在索马里遇到的实质性困难和问题。秘书长在最近向安全理事会提交的关于该国局势的报告中阐述了这一点。我们也看到直接针对联合国人员及其财产所进行的不可容忍的侵犯和破坏行为。

然而,我们认为,此类困难和行为,不应被用来作为抛弃这个国家的借口。鉴于安全理事会对索马里这个联合国会员国及其人民负有的责任,它有着政治和道义上的权威和权力去影响那里的事态发展。的确,索马里问题应由索马里人民自己负责,但国际社会不应以索马里内部某些派别不合作为借口,在这种悲剧面前推卸责任。我们认为,联合国还没有采用所有想法,用尽一切力量来鼓励索马里各派别的领导人履行根据1994年3月24日《内罗毕宣言》所承担的义务,促进民族和解,建立一个在安全、经济和该国的领土完整各领域对索马里国家和人民具有权威的中央政府。《内罗毕宣言》为解决索马里危机提供了一个基础。

联合国和其它国际和非政府组织于非常危险的安全状况下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减轻索马里人民的痛苦方面所作的努力值得我们大力赞赏和称赞。然而,人道主义援助的效力继续有赖于危机的政治解决。解决政治问题的人道主义努力不能取代对索马里各派的政治行动。局势要求联合国除了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外,采取连贯一致的政治行动,使不断增加的需求,包括对药品的需求得到满足,因为索马里的卫生状况日益恶化。

安全理事会应该马上摆脱其在索马里的失败所造成的政治影响,重新采取主动行动,以便创造或抓住机会在实现真正和平方面取得进展。

非洲统一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和伊斯兰会议组织已经提出了值得支持的意见。联合国对这些努力的政治和道义支持可确保其获得成功。设立一个索马里问题

接触小组的建议应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和鼓励。所有各方同心协力以及加紧对冲突各派的行动已成为促进民族和解的迫切需要。所有能够对竞争的派别领导人施加影响的方面,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都应利用其充分的影响说服他们放弃短见的打算,并且履行他们对索马里国家和人民的职责。

我们希望,鉴于索马里危机,今天的辩论将取得具体结果,即便是不大的结果,辩论将不老是一纸空文。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阿尔及利亚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埃塞俄比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埃特法先生(埃塞俄比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十分热烈地祝贺你担任3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你公认智慧和丰富的外交经验是安理会在你的领导人有幸享有的巨大财富。

我还有幸和有义务作为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现任主席的代表,对你为减轻影响我们大陆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作出的众所周知的贡献向你致以特别的敬意。你采取主动使安理会注意索马里局势,促成了目前对索马里问题的辩论,这无疑对为减轻索马里人民的苦难和解决那块动荡土地上的危机所作的努力产生了重大影响。

主席先生,我还对你的前任、美国大使奥尔布赖特上个月出色的领导向她致以特别的敬意。

第二期联合国索马里行动(第二期联索行动)一年前撤出索马里。当时,安全理事会发表了一项主席声明,表示深信只有对和解采取一种具有真正代表性、基础广泛的办法才能带来持久的政治解决并使索马里能够重新出现文明社会。安理会还支持秘书长的看法,认为联合国不应抛弃索马里,而要继续协助索马里人民实现政治解决其国家的冲突,并同时提供人道主义和其它支助。

我们感谢秘书长继续关心索马里人民并努力使情况改变。今天,在索马里危机爆发五年后,以及在第二期联索行动撤出一年后,索马里局势仍然令人严重关切。该

国没有一个中央政府,各派系之间敌对行动依然持续。由于索马里各派领导人的不妥协态度和该国越来越不安全的状态,人道主义局势也成为令人沮丧和担忧的又一个根源。

这种相当不幸的事态无疑阻碍了为实现持久和平与民族和解以及在全国和地区各级组成基础广泛的政府方面取得进展。

尽管有普遍感到和紧迫的需要建立一个基础广泛的政府,但索马里远未实现这一目标。障碍是明显的。它们主要是那些其作用对索马里和平来说至关重要的人。这些人声称,索马里已经有一个基础广泛的政府,以及民族和解进程已经完成。至少可以说,这种态度并不有助于实现索马里和平与稳定的进程。

我们一向认为并将继续认为,索马里人民和各派系应该对以和平手段解决其国家危机承担首要责任。我们希望,索马里各派领导人将负责任地接受这一任务,以确保索马里重新出现文明社会。尽管索马里人民及其领导人对决定其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负有首要责任。国际社会应当密切监测索马里局势,并为协助和鼓励实现将最终导致组成基础广泛的全国政府的无所不包的民族和解作出其应有的一份贡献。

我们注意到,许多索马里领导人请求联合国在财政和后勤上支助其和平主动行动。1996年1月19日提交安全理事会的秘书长关于索马里问题的报告指出,联合国没有资源来提供这种支助。我们理解国际社会对民族和解进程缺乏进展感到沮丧和失望,但我们也愿强调,必须抓住每一个机会鼓励和推动对话并为此目的与所有索马里派系保持联系。

在区域一级,尽管有许多挑战和困难,但非统组织继续密切监测索马里事态发展。1995年5月,非统组织派遣了一个三方特派团,以评估局势,并鼓励与该国内各种派系进行对话和直接接触。

非统组织现任主席、埃塞俄比亚民主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理梅莱斯·泽纳维先生阁下还承担非统组织所赋予的有关索马里问题的权限,他同非统组织秘书长一道继续努力,寻求永久解决索马里的危机。1996年2月26日至28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

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还审议了非统组织秘书长关于索马里问题的报告并通过一项决议，特别表示关注索马里局势以及民族和解与建立基础广泛的全国权力机构进程中的僵局。它要求索马里各领导人认识到必须采取紧急行动，推动旨在成立一个基础广泛的全国政府以及实现民族和解的对话。此外，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呼吁非统组织各成员国及整个国际社会鉴于索马里正在恶化的人道主义局势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正如多次指出的那样，索马里持续危机的解决无疑掌握在索马里人民和领导人的手中。然而，我们感到非常失望的是迄今在结束该国危机方面未能取得任何进展；最近的报道甚至指出了安全和人道主义局势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我们应承认的一件事是，大多数索马里人民与国际社会同感失望。受折磨和受害的索马里人最想要的是和平与稳定。只有受益于索马里人民苦难的人，才会从暴力和持续的不稳定中有所收获。这就是为什么不应抛弃索马里。

在这种情况下，日益明显的是国际社会应密切监视索马里局势。由于一些可以理解的原因，国际社会无法象两三年前那样充满激情。似乎我们已习惯于人民的痛苦。不幸的是，这只会使索马里人的困境恶化。我们绝不应习惯于儿童、妇女和老年人的痛苦，或习惯于任何地区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所经受的破落。索马里人民需要并应得到充满正义的和平。无疑，我们不应丧失激情和同情。我们尽管有所失望，但不应作这样的结论：即索马里冲突仅仅是索马里人民的事。应当尽一切努力帮助他们实现民族和解与持久和平。

在这方面，我们谨强调联合国及非统组织和其它区域组织能够在寻求解决索马里冲突方面发挥的作用。同样不可怀疑的是，这些组织的努力应得到协调。

还应认真注意索马里的人道主义局势，以减轻人民的痛苦并避免象我们过去所看到的那种严重人道主义危机再次发生。在这方面，我们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各机构及其国际和索马里的伙伴迄今为运送大量紧急和复原援助所作的努力，我们敦促它们继续并扩大其在索马里的人道主义活动。

最后,我们要重申:应继续人道主义干预以减轻索马里人的困境。然而,如果我们无法以整体方式处理冲突的根源,就不会实现持久解决,而整体方式将使我们能够打破恶性循环。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埃塞俄比亚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印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沙赫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同前面的发言者一道表示我们很高兴看到你担任本月份主席。

自联合国从索马里撤出其维持和平行动至今已有一年。这一特殊的行动标志着联合国冷战后活动历史中的一个分水岭。索马里的维持和平行动同另一项重大的维持和平行动一道,对国际社会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并清楚地揭示了多边行动主义的限度,同时强调处理人际关系是一项需要耐心和韧力的复杂任务,不能以机械的办法来解决。

国际媒体曾一度对索马里的事件进行没完没了的报道。今天,如果媒体的报道有任何指导作用的话,这就是似乎问题从未出现过。厄运预言家警告说:联合国一旦撤出索马里,这个所谓失败的国家就会崩溃,接着而来的会是难以想象的灾难。秘书长在其1996年1月提交给安理会的报告中指出,虽然在民族和解方面没有任何重大的进展,但却避免了一场全面的内战;新的政治趋势已经可见,包括区域行政机构的出现。

秘书长表示,希望建立区域权力机构方面的进一步进展,将对不久成立中央权力机构的努力产生有利影响。我们真诚希望这将尽快出现,而索马里将恢复持久和平,以使其人民能够重建其支离破碎的生活,并再次走上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道路。在这方面,我们赞赏联合国政治办事处所作的努力。我们支持继续向索马里人民提供人道主义和救援援助。我们向所有不畏艰苦和危险而坚持完成这一崇高任务的人表示敬意。

联合国索马里行动为今后的维持和平行动提供了重要的教训,国际社会最好应

予以认识。它导致秘书长在其“《和平纲领》补编”中强调了这一现实

“国际问题不可能迅速解决或在一个限期内解决。要求联合国解决的冲突通常都有深远的根源……(其)解决需要耐心的外交……经过一段期间……。有必要抗拒使用军事力量以加速进程的诱惑。维持和平和使用武力……应被视为变通办法,而不是一个连续体上面可轻易从一点过渡到另一点的相邻两点”。

(S/1995/1, 第36段)

印度几十年来一贯和经常对联合国在非洲维持和平行动作出贡献。我自豪地忆及,印度维持和平部队在联合国索马里维和行动中有杰出表现。我国军队利用这一艰难使命的机会每天同索马里普通人民相互影响。按照印度在世界各地几项维和行动中的做法,印度军队利用这一艰难行动的机会同当地人民相互影响并参加社区事务和开发活动,因而能对在他们部署的地区恢复和平、安定和正常局势方面作出一些贡献。

我们在索马里牺牲的人没有白白死去。索马里已显示出希望和平并决心实现和平。我们必须向人民表示我们完全支持他们这一努力,我们并未因为联合国行动的某些目标没有实现而忘记他们。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秘书长认为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中联合国各机构能通过其继续行动在防止索马里出现重大人道主义危机方面起重要作用。国际社会应承诺提供必须的最低水平的供应。索马里派系领导人则必须确保人道主义和联合国机构全体人员的安全。我们还同意安全理事会向索马里所有各方和派系领导人提出的要求,即重开摩加迪沙主要海港和其他运输设施,使紧急人道主义物资能送交最需要者手中。

我们安理会这次会议向索马里人民和政治领导人转达的信息是,国际社会没有抛弃他们。国际社会继续寻找方法和途径帮助他们不断努力取得民族政治和解和恢复经济。然而,他们有责任创造适当条件使国际社会能在这一进程中有效帮助他们。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印度代表对我说有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摩洛哥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斯努西先生(摩洛哥)(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感谢你给我机会就安理会面前的问题即索马里局势在这里发言。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真诚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我深信你将以惯有的技巧和智慧主持安理会的工作。我还想向奥尔布赖特大使致敬,她上月杰出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

非洲集团主席突尼斯大使代表我们集团作了发言。阿拉伯集团主席约旦大使将申明该集团的立场。我赞成这些发言。

一年前,联合国索马里行动(联索行动第二期)从索马里撤出,没有实现建立时提出的目标,即在这个兄弟的非洲国家解决冲突、全国和解并恢复和平与安全。

从那时以来,听任索马里各派自行其是,在谋求和平、持久解决冲突方面看来没有取得任何有意义进展,尽管为此作出了许多尝试和采取了许多主动行动。然而,相对而言,迄今的确避免了冲突的扩大和战斗的增加。

由于各派领导人的努力而建立的区域管理机构和许多在联索行动帮助下建立的这类机构肯定是在运作中。所谓的“古兰经”法庭正在许多这类地区同非法阴谋作斗争。所有这些努力和成就有助于在索马里几个地区实现相对的和平,使联合国方案能几乎正常地继续其活动,这在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最新的报告中已有说明。

然而,其他地区——诸如从摩加迪沙南部延伸到德米巴河谷的地区,包括贝伊和巴库地区则不大安全,人道主义局势似乎比较岌岌可危。秘书长在关于索马里局势的最新报告中就冲突对这些地区的人道主义局势的后果发出了警报,国际社会的努力应考虑到该国这一地区的紧急需要。

自从联索行动第二期结束以来局面似乎并无改善。我们认为只要国际社会不表现出结束这一可怕冲突的必要决心,改善的可能性就会继续日益减少。

摧残这一兄弟国家的冲突不幸地并未显示出即将实现会保证恢复和平与稳定的

民族和解的迹象。每次一个派系采取一项主动行动,另一派系迅速加以破坏和摧毁。派系领导人在国内的努力和诸如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伊斯兰会议组织(伊会组织)等区域努力都未能朝找到所有索马里人都同意的解决办法取得任何进展。不幸的是,反映在秘书长1996年1月19日的报告中的正是这种局面。

的确,索马里人对找到他们冲突的解决办法负有首要责任,但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应对他们的努力给予更多帮助,而不是抛弃他们。

为此,受托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构安全理事会应对此事再作反思,以设法结束这场似乎没完没了的冲突,这场冲突的后果会危及整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将就解决仍在非洲肆虐的许多冲突采取类似的主动行动。我们不能设想在不安全 and 政治不稳定继续普遍存在的情况下会有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我们深信,联合国不仅在人道主义领域而且也在帮助促进对话和民族和解方面应继续不懈努力。

在这方面,我们支持秘书长继续其努力的倡议,我们鼓励联合国各机构继续工作以避免另一次人道主义危机。我们希望国际社会慷慨响应他们的呼吁,以便他们能完成他们的工作。当然,这应和为和平与民族和解所作的努力齐头并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摩洛哥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是巴基斯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卡迈勒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的崇高职务。我确信,在你干练的指导下,安理会将成功地履行其职责。

根据秘书长特别政治顾问的分析以及他提交安全理事会的简报,索马里局势一点也不乐观。在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撤出之后,在艾迪德将军、阿里·马赫迪先生和其他交战各派之间进行和解的前景改善了。人们当时希望,在联合国部队撤出之后,各个政治派别将会努力实现全国和解,以便恢复和平,为全体索马里人民和特别是外国人提供安全并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今天形势的特征仍然是缓慢的经

济活动、疾病和影响到妇女和儿童的普遍的营养不良,使我们想起了索马里悲惨的历史。

枪击一位意大利非政府组织代表的事件再次表明,在索马里工作的外国人并不安全。这种不安全感不仅阻碍了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范围,而且也为非政府组织的人员造成了无数的后勤困难。国际人道主义组织也正面临着地方行政当局的严重问题。各个军阀建立军事基地,不仅给索马里人民造成了痛苦,尤其是在一位著名的和平活动家埃尔曼·阿里·穆罕默德先生遭到暗杀之后,而且如果目前进行和解的谈判失败的话尤其如此。

最后一批维持和平者离开索马里迄今几乎已有一年。鉴于从各个机构获得的各种信息,安全理事会需要审查索马里局势。我们需要对下列各项问题作出答复:在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撤出之前规定的目标是否已经实现?人民是否被允许在没有恐怖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索马里人民是否根据自己的自由意愿生活?遭到破坏的建筑、医院和学校是否已经重建?大规模的毁灭是否已被1992年以前的那种更高水平的经济活动所取代?以及,是否建立一个全国和解政府?如果对这些问题的答复是否定的,那么安全理事会就不应当在索马里历史的这样一个紧急关头放弃该国:联合国为索马里人民确保象祥和和谐生活的议程仍然没有实现。

巴基斯坦在索马里付出了不可接受的高昂代价,我国有32位维持和平者丧生,但是我们坚定地同国际社会团结一致,以便实现维护该国的和平与安全的更大目标。我们将继续支持我们的索马里兄弟为开始一个重建与恢复的进程而作出的努力。

巴基斯坦敦促安全理事会表现出它的诚信,采取有效和积极的步骤来加强它在索马里进行调解和仲裁的作用,并且在争端造成人命、财产、荣誉和尊严的重大损失的所有其他地方加强这一作用。所有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就是人民根据自己的自由意愿决定其未来的决心。

维持和平与安全是联合国的一项永久的责任。如果和平在世界的一处遭到破坏,不能通过忽视它来隔绝这种挫败。地方或国家的冲突有可能威胁到区域和国际

的和平与安全。因此,联合国不能忽视严重的问题或是任其放任自流:这种消极的危机处理方法只能是对联合国自己的使命的背叛,而且也只会导致流血更多和代价更加高昂的冲突和内战。一旦一场危机不再成为注意的焦点,联合国不应当停止其本身的斡旋、仲裁或调解的机制。因此,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的庞大机构应当对迟迟不得解决和逐渐恶化的争端保持长久和持续的兴趣和参与。

索马里的内爆非常沉重的打击了索马里的经济和国体。当然,内战留下的伤痕必须靠索马里人自己来医治,但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援助。我们不当把面临严重内部问题的国家当作失败的国家一笔勾销;它们需要我们提供不断的支持,直到它们能够完全恢复职能并开始运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巴基斯坦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约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卜-尼马赫先生(约旦)(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有幸担任本月份主席的阿拉伯国家集团对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表示我们衷心的祝贺。我谨强调,你广泛的经验和政治专长将成为指引安理会的工作和审议取得我们完全期待的成功的因素。

请允许我也向你的前任、美利坚合众国常驻代表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大使阁下表示感谢和赞扬,她成功地主持了安理会上个月的工作。

主席先生,阿拉伯国家满意和极为赞赏地获悉你决定召开一次安理会公开会议来探索解决索马里悲惨局势的可能的方法,并且我们表示支持;阿拉伯集团也谨对安理会积极努力解决索马里问题以及就该问题通过许多项决议表示赞赏。

众所周知,索马里悲剧的政治和人道主义方面仍在破坏该会员国;毫无疑问,安理会、秘书长以及特别是安理会第794(1992)号决议设立的联合国索马里行动(第二期联索行动)所代表的联合国作出的努力已经为促进和确保索马里人道主义援助的成功创造了适当的环境。

那次人道主义援助尽管基本上具有人道主义的性质,但在某种程度上帮助避免

了索马里的社会和安全局势的恶化,我们认为,联合国通过安理会将完成这项工作,寻找实现政治解决的方法,以恢复索马里及其人民的和平与安全,这些人民经历了持续的痛苦和一次接一次的灾难。

我们认为,实现索马里的全国和解、政治解决以及和平与安全的基本和最终责任在于索马里人民、其领导人、各个派别以及它们的代表。但是——尽管第二期联索行动已经结束——上述情况并不阻止安理会重新努力在《宪章》范围内,在它拥有的各项文书的限制内以及根据本阶段局势的特点重新努力寻找打破僵局的方法,以帮助索马里人民摆脱极其复杂的困境。

无疑,继续执行和启用安理会决议中的许多规定可有助于为实现民族和解和调动区域和国际支持找到共同点的光荣努力,作为索马里局势持久、全面政治解决的坚实基础。无疑,协调联合国努力与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阿拉伯联盟和其他区域和国际组织的努力将大大有助于实现这一重要目标的努力。

主席先生,在你面前发言和把索马里人民和索马里的的问题摆在安理会这一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构面前的同时,我们希望安理会不遗余力地探讨各种办法和同索马里内外有关各方可能的接触,以便制止局势恶化和帮助实现政治解决,确保索马里的统一和索马里人民的和平与稳定。

我们确信需要为继续进行人道主义活动保持一个有利环境,不允许任何人利用因国际部队撤走而留下的任何真空。我们也确认必须按照安全理事会第733(1992)号决议继续严格执行对索马里进行武器禁运的规定。我也必须赞同一些代表团在讨论中提出的建议,要求安理会派一个调查团前往索马里,以提出确切建议,解决这一局势。

在发言结束前,我谨重申,我们赞扬秘书长的重大努力和光荣的作用。也右以请他派一位特别代表去探索各意见和倾向。这将是找出各种选择办法的有效手段,这些选择办法可作为安理会在今后处理索马里问题时作出重要政治努力的出发点。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约旦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津巴布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森格韦先生(津巴布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祝贺你就任3月份安理会主席。我也要祝贺你的前任,美国大使马德林·奥尔布赖特在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对非洲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你个人以及近邻贵国的兄弟人民对非洲发展、和平与稳定的承诺在我们南部非洲地区是众所周知的,特别是对我们这些曾有幸同你一起走过一段路程的人来说。因此我们不感到意外,你热情的良心决定你要掘出和重新考虑已经被故意遗忘和默许埋没的索马里人民发出的求救信号。

津巴布韦代表团赞扬秘书长让安理会了解索马里悲惨局势的努力。在赞扬秘书长打算保持联合国索马里政治办事处的同时,我们要求采取步骤,把这一办事处设在摩加迪沙。我们相信,我们这一全球性机构在索马里有一个政治存在将有助于重新建立起可能触发重新恢复一个包括各方的磋商与谈判进程的斡旋,以实现民族和解,导致建立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全国政府。

津巴布韦赞扬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国际人道主义机构的热诚与决心,勇敢努力援助索马里人民。我们鼓励它们继续它们在索马里极有成效的努力,以防止1992年联索行动部署之前发生在该国的可怕的人道主义局势再次出现。遗憾的是,只要索马里冲突得不到解决,在索马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就仍将充满危险,这一国家中某些需要的地区将继续得不到援助的好处。决不能让索马里人民和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向这一饱受战争践踏的国家提供紧急援助的人们失望。

因此,我们鼓励秘书长与非洲统一组织和各个邻国协商,继续在索马里开展悄悄外交,设法查明国际社会如何得以积极协助索马里人民。不能根据问题的复杂或简单来决定索马里人民是否会得到帮助;也不能轻易判断他们是否值得帮助。不论如何评判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索马里人民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一样需要帮助。

如果联合国要保持它的形象和信誉,它就应该彻底避免有双重标准的样子。决

不能造成这样的印象,即那些牢牢把握政治权力和其它资源的国家将指挥我们这一全球性组织只认真参与这些国家自己因密切关系或人种或地理相近而与受害者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那些冲突。

在我们呼吁联合国协助促进索马里境内的对话与和解的同时,我们承认本组织不能把和平强加给这一国家或任何其它国家的事实。我们认识到,确保索马里恢复和平的最终责任在于索马里人民。因此我们再次呼吁索马里人民,特别是他们的政治领导人和党派争取和建立持久和可持续的对话,以实现持久的政治解决。

在结束发言时我不能不提请注意人类的手足之情和津巴布韦共和国罗伯特·穆加贝总统阁下在联合国50周年发言中引述的全球村精神。索马里人民必须认识到,他们国家的冲突使他们和我们其他人都受制于贫困和不安全。他们不仅伤害了自己,而且伤害了他们在这一全球村的所有邻居。他们对自己负有责任,也对世界负有责任。国际社会应该认识到,索马里的冲突威胁着和平与安全。这一冲突带来死亡和破坏,造成难民,我们不得不照顾这些难民。它还影响世界经济,破坏我们的环境。联合国必须做只有我们这一全球村才委托它做的事,那就是维持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当历史鉴定这一代人时,索马里、卢旺达和类似的其他国家比所有其他见证人都更有发言权。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津巴布韦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个发言的是乌干达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穆卡萨-萨利先生(乌干达)(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并对你的前任表示感谢。

在国际社会虽不断努力寻求解决索马里和平与安全的全面局势,我们仍然未能实现这一目标这种不幸情况下,安全理事会主席1996年1月24日的声明反映了我国代表团的重大关切和看法。

乌干达支持索马里的领土完整,并几次参与了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尽

管这是一场内部冲突。正因为如此,联合国索马里行动(第二期联索行动)撤出后索马里局势仍然无法预见,冲突、不稳定和目无法纪比比皆是,令人遗憾。

乌干达政府不承认任何自称是索马里政府的任何派系,乌干达支持所有推动索马里民族和解的国际和区域努力,包括非洲统一组织通过冲突预防、处置和解决机制中央机关1995年12月19日发表声明所进行的努力。

我国代表团继续对索马里普遍存在的绑架和肆无忌惮的杀害国际人道主义机构人员的极端强盗行径感到震惊。我们同样关注关闭摩加迪沙空港和海港所造成的后果,特别是其对人道主义援助和紧急援助的流动,尤其是对免疫和其他控制流行病传播所造成的影响。

乌干达还关注某些外来私人实体怂恿被指称的军火流入索马里的活动。在这个问题上,我国代表团支持根据安全理事会第733(1992)号决议对索马里领土继续实行全面武器禁运。

我们支持前面发言的人赞扬设在内罗毕的联合国索马里政治事务处进行的工作并敦促加强该事务处以及一旦情况许可事务处最终设在摩加迪沙。同时,索马里领导人必须放弃一些自尊心,起而应变,让国际社会接近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这一难题。

最后,我国代表团期待统一与和平的索马里国家恢复其在民族之林中合法地位那一天的到来。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乌干达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个发言的是非洲统一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安理会是根据临时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他发言的。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西先生(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你的善意,并通过你感谢安理会所有支持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代表团参加的成员。我还感谢所有力求这一问题不被遗忘的人。

的确,几年来使索马里四分五裂的内战仍有待和平解决,该国仍然没有一个中央

政府。有鉴于此,过去六个月的事态并不令人鼓舞。在西北,哈尔格萨机场发生了战斗;8月份,各ISSA族之间发生了战斗;7月和8月,泽拉和卢格海伊地区发生了战斗,致使与吉布提的边界关闭;最后,靠近埃塞俄比亚边界的阿卜杜勒卡迪尔和吉迪两镇发生了战斗,忠于埃加尔先生的部队从ISSA族民兵手中夺回了这两个城镇。在南方,艾迪德将军的游击队一直与邦多阿周围的拉汉维因抵抗军民兵和摩加迪沙的阿里·马赫迪和奥斯曼·阿托的民兵交战。

众所周知,近年来大约60万索马里人逃往邻国,而索马里境内有50万流离失所者。由于西北地区的战事和生活费用上涨,发生了向吉布提和埃塞俄比亚的人口流动。还应该指出,400多主要来自索马里南部的人,去年8月29日被从也门驱逐出境后抵达北部的博萨索。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署)为这些人提供了援助,其中包括相当多的无人陪伴的儿童。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继续遣返已前往肯尼亚的索马里难民。其中曾生活在马拉法难民营的3 588人已返回下朱巴地区,其余的2 934人离开了达达布难民营前往中朱巴地区。我们注意到,难民专员办事处在过去18个月里帮助遣返了将近10万索马里难民,并希望在1996年底之前通过空中、陆地和海上再运送2万人。

但是,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在第六十三次会议期间讨论了这个问题。首先,它表示感谢埃塞俄比亚总理、非统组织现任主席阿托·梅莱斯·泽纳维先生阁下,他也担负着一项特别任务。它对索马里局势和旨在恢复民族和解进程和建立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全国权力机构的谈判出现僵局表示关注。因此,部长理事会呼吁索马里各派不得从事任何可能使该国陷入大规模战争的活动。

最重要的是,部长理事会敦促索马里领导人立即采取行动促进对话,以建立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全国权力机构,实现民族和解。理事会还决定,三方特派团应再对索马里进行一次访问,以便与索马里各派保持直接联系,评估实地的局势。

人道主义局势依然令人忧虑。已有报道说,粮食严重减少,尤其在遭受严重旱灾的巴什地区。非统组织要借此机会呼吁各会员国和国际社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应付日益恶化的人道主义局势。局势是严重的,比我们愿意承认的要严重。

因此,我们呼吁国际社会考虑如何援助索马里。该国应得到此种援助。现在是支持突尼斯和埃塞俄比亚提出的建议的时候了,也要重申我们支持在索马里设立联合国常设代表机构,我们认为这是必要的。我相信,我的呼吁将得到听取。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非洲统一组织常驻观察员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卢旺达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巴库拉姆特萨先生(卢旺达)(以法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赞同非洲集团主席所作的发言)。卢旺达是该集团的成员。

我们感谢秘书长就索马里局势提交的报告。尽管该报告似乎是例行公事,但至少它提醒我们索马里的存在,我们仍面临它的各种问题。

我们祝贺索马里人民和索马里各派领导人在为建立一个全国性政府而寻找共同点方面所作的努力,我们也赞扬非洲领导人所作的外交努力。

我们还祝贺伊斯兰会议组织采取主动,于1995年9月召开了一次各位领导人的会议,以鼓励内罗毕协议的实施。

我祝贺非统组织为促进在索马里各派之间达成协议而作的努力和采取的行动。我们还祝贺阿拉伯国家联盟。我们向联合国各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其它方面的人道主义组织表示鼓励。它们为索马里人民作出了牺牲。

在这次关于索马里讨论开始的仅仅几小时之前,我们正通过卫星转播就非洲的发展方案作庄严的声明。这使我们一时忘记了非洲的现实和它的种种问题。在对待这些问题方面,我们不能自欺欺人,因为成千上万的人每天都面临着这些问题。

我们不能忘记,索马里不是非洲的一个孤立的情况。在卢旺达、布隆迪、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其他国家也存在着问题。折磨这些国家的不幸没有很大的不同,它已成为多数非洲国家的普遍现象。因此,我国代表团希望,这次关于索马里的公开

辩论将不会给参与者一种自我满足的感觉。我们希望,它将导致在安全理事会、联合国秘书处以及索马里人和所有非洲人当间进行思考。索马里人乃至所有非洲人是常常超出他们控制能力的各种局势的受害者。

我国代表团还要谴责这个组织日益采取的抛弃处于困难之中国家的最低限度帮助的做法。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在索马里、卢旺达,在利比里亚也有某种程度的出现。众所周知,联合国部队撤出索马里促成了那里混乱的加剧。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的撤走使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得以发生。然而,同样是这个组织准备在其他地方,在问题类似,但不那么严重的国家进行干预。

经验表明,最后被抛弃的国家经历种种灾难,难以得到恢复。从长远来看,未能采取政治姿态或采取不充分的立场、再加上联合国强烈主张的预防性外交的弱点意味着,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在处理糟糕的政策所造成的破坏方面付出沉重代价。尤其是在处理非洲国家局势方面,联合国将负有历史责任。尽管作了种种正式声明,这些局势却被忽略了。

至于说索马里,应由索马里人来寻找解决他们问题的办法。秘书长的报告记录了为设立一个政府而作的努力。然而,当事方却说,为了使它们聚集到一起,它们需要有一个调解者,需要有必要的资源和场所。索马里领导人准备对话并已表明对话的意愿,同是这些领导人还呼吁联合国继续担当调解者和调停者的角色。

把几个联合国索马里问题办事处设在肯尼亚意义何在?它们的效用难以确定。所有联合国办事处,比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办事处和联合国索马里政治办事处都喜欢设在内罗毕。我国代表团深信,在内罗毕设立所谓的索马里政治办事处对索马里人和在索马里开展工作的联合国机构来说都没有用处。秘书长最近一份关于索马里的报告没有提到该办事处在整个1995年期间采取了什么重大行动。

使索马里没有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在摩加迪沙的存在给各派开了绿灯。索马里人及其领导人需要时间摆脱冲突、医治创伤并找到共同点。我们认识到安全对联合国人员的重要性,但我们也非常重视有关各方--在这个情况中是索马里人民自己--参

与作出有关其未来的决定。然而,索马里领导人已要求恢复设立在摩加迪沙的联合国索马里政治办事处。我国代表团真诚希望,这一合理的呼吁将得到听取和回应。索马里这个联合国会员国的局势必须得到极大的注意。由于索马里面临的问题,这一点就更为重要了。

最后,我国代表团呼吁安全理事会和秘书处为索马里人民自己找到解决其问题的办法提供机会。安理会应恢复与索马里各派领导人的接触,不偏不倚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安理会应帮助他们为推动这些领导人之间的对话创造一个场所。他们说他们需要这样一个场所。应继续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但应记住,最迫切的需要是找到一个政治解决办法。

主席(以英语发言):没有其他人要发言了。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本阶段对其议程项目的审议。安全理事会将继续处理这个问题。

下午5时20分散会